DS
735
A2Y86
1771a
v.54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400/62
ASIAN C ECTION

明代八君宴處深宮罕聞召見大臣之事孝宗獨能從容延接以諸司章奏面加裁決尙知勵精圖治之君劉健等正宜殫志竭誠以弼贊成上理何轉以事體繁多請出外詳閱是君方殷勤垂詢而臣子意已憚煩不獨無以副疇咨亦實所以乖夙夜蓋由當時堂廉睽隔爲大臣者遂不

#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七

## 明

### 孝宗皇帝

丁巳 弘治十年春三月召閣臣議政文華殿

帝御經筵罷召徐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卿輩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滯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中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其後宣召顧問遂以爲常

夏五月小王子寇潮河川 明置潮河川堡以地近潮河故名潮河源出古北口外舊自密雲至順義縣牛欄山與白河合今自密雲縣東南即入白河水流湍悍其聲如潮 指揮劉鋹等戰

復知引對之可移易刻耳

死。

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爲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方許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邊儲充積先是李敏巡撫大同見北方諸省轉餉至者道遠耗費及爲戶部尚書會計歲支奏令糧一石徵銀一兩輸邊民樂輕齎一時稱便然軍儲由是全資市糴始則利歸勢家後乃乏之時告云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即位初越自安陸赦還屢疏頌冤下廷議列上其功

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仕。時越年已七十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言官交章論奏。乃寢。及是小王子和碩諸部屢犯邊。遼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殘。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八人不稱旨。吏部尚書屠滽以越名上。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

簡閱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以腹心。我太祖法古制。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

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
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敕大臣揀選操練
令更番直各門官爲鈐束出入從之

戊午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讀

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讀詹事吳寬字源博長洲人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
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
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
傅卽居宿于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況太子
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破之

旋風吹物亦得遠踰數千里其事荒誕不經焉知非越欲假奇蹟希榮陰結朝鮮使臣詭詞附進景泰遽爾深信詫為神奇且謂其當任風憲附會甚不值一笑然越以依附中涓圖節鉞以逞其豪縱品行本無足稱則爾時之超擢臺中又安知非別有夤緣牽引

小王子居山後久。熟知路逕。桀招野默克㖿等。侵擾邊地。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回。別伏道旁。敵來襲。復追殺至柳溝。在寧夏府平羅縣西北。獲駝馬牛羊器仗千數。論功進越少保。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未報。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恚卒。越舉景泰初進士。方廷試對策。忽旋風起。飄其卷入雲中。及秋。朝鮮使至。言其王視朝時。有卷從風中墮。謹持以獻。視之乃越卷也。帝語吏部曰。此當任風憲官。因授越御史。不五年。即擢大同巡撫。其後屢立邊功。遂至封伯。督兵既久。健將武校。多出其門。賞予畧無吝惜。嘗一夕值大雪。越故豪縱。方圍爐飲。諸伎擁琵琶侍。一小校詷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喜。酌金巵命飲。即賜之巵。語畢。益大喜。指伎絕麗者。立予之。校感激。所至為盡死力。越初比汪直。既耄復結李廣。士大夫以其破敗名檢。咸鄙之。然自越死後。將餒卒惰。冒功縻餉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九月。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

特借此以掩人耳目乎



溥居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協心輔治。天下並稱賢相。至是以目眚三疏乞休。始許之。恩賚視常典有加。

溥性凝重。度量宏遠。既爲首輔。事有不可。輒與同列共言之。值帝方向治。于所言亦皆聽從。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爲昌國公張巒擇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郎位以來。未有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遂收吉還。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若遣使。萬一抗命。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則坐耗中國。非計之得也。于是罷不遣。使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尤甚。乃止。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溥等力言其妖妄。引唐憲宗宋徽宗爲戒帝深感其言。溥歸後。踰年卒。贈太師。諡文靖。張巒興濟人。皇后父。

冬十月。淸寧宮災。

太皇太后宮也。先是有熊踰西直門。兵部請嚴武備郎

朝臣交結李廣賄賂公行實爲律所不宥孝宗得其簿籍方下法司按問乃因鶴齡之解遽寢其事則所謂黃白之米必又入鶴齡之家貪風何由而遏法紀尙安在乎至羅玘以其指部寺將帥之官兼于桑白尤爲非理蓋大臣而至于賄附奸璫已不知以廉恥自勵正當申憲典以儆羣邪若僅密諭引退或假他

中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曰宜愼火已而禮部內府軍器庫香經廠內官監連年災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淸寧宮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其家亦甚隘豈能容是米哉左右曰隱語耳黃米者金白米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昏夜赴壽寧侯張鶴齡子欒之求解事得寢時方以宮災求直言編修羅玘上言曰今日之事如癭瘤割之去易

事能黜則罪狀轉致不明又豈足以示懲勸哉



而身危。消之去遲而身安。竊見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其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夷。方以爲丙魏姚宋。方召衛霍。今一旦暴白。恐生慢易。雖實有丙魏方召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愈衰。乞密諭賄廣者引退。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羅玘。字景鳴。南城人。

閏十一月壬戌朔日食。

己未　十二年夏六月。闕里至聖廟災。

敕山東撫按重建。及成。在十七年。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請復建文位號。不從。

循吉言建文君乃高皇帝嫡孫。躬受神器。其後太宗入繼大統。削建文位號。百餘年來。未嘗顯復。夫建文雖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裨益先聖。有光大孝。下禮部議。格不

行。

庚申十三年夏四月更定律例。

初洪武永樂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毋許妄引條例。英宗以後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借便已私條例由此日繁及是帝命刑部尚書白昂刪定之給事中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疏請刪例從簡略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吏得夤緣爲奸皇祖重律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其繁瑣臣以爲非深于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爲主一切近代冗雜悉爲革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庶刑官有所遵守。帝嘉納之已而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條與律並行。詔如所請頒之中外。帝前後

所任刑官何喬新彭韶而外昂與閔珪字朝英烏程人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翕然稱頌焉

和碩寇大同遊擊將軍王杲禦之敗績

敵騎七千餘入威遠衛正統中置今省故城在朔平府平魯縣北杲及都指揮鄧洪等與戰大敗官軍九百餘人皆死命平江伯陳鋭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侍郎許進提督軍務往禦之

五月甲寅朔日食

召閣臣面議軍政

大同之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帝召劉健及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英國公張懋輔之子等自陳疏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志曾孫等三人而召鎮遠侯

孝宗披見廷臣嘉納讜論頗能力矯英憲兩朝積習獨于回護中官之見尚未盡除如各省鎮守甚多供億煩擾劉大夏嘗極陳其害卒以祖制爲言不肯遽革至于出師北征選將既屬非人而監軍尤踵弊政王雄以魚朝恩爲比亦期鑑古知今乃竟以妄言下獄他日尚信苗逵之說欲爲興兵大舉足知其蠱惑

顧溥與祖孫。督團營。其後和碩謀犯大同。帝復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于獄。貶其官。

和碩諸部屢寇大同。朝廷以陳銳等無功召還。遣保國公朱暉。永之子。侍郎史琳代之。太監苗逵爲監軍。雄上言。克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北虜入寇。廷臣首推陳銳以國之死生衆之存亡試之。謀勇未聞之人。虜益猖獗。今斥陳銳用朱暉。素不更事。固不多於銳也。願陛下罷暉。責前日推舉銳之罪。然後從公拔其尤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今之監督。即唐觀軍

已深史稱劉健等言無不從何不聞于造膝之時密陳一語則所謂李謀劉斷之果安在乎

容使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畧然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九節度皆潰相州况其下乎帝以雄妄言下獄謫縣丞比暉至寇已退乃還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陝西地大震

朝邑震十七日壞廬舍壓死人畜無算兵部尚書馬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今和碩方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國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閒田撤還陝西織造內臣賑恤被災者之家帝從其言立召內臣還京

夏四月和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復命朱暉帥師禦之

先是小王子及和碩等復居河套至是以敵八千騎東駐遼塞下入長勝堡在錦州界既而西歸復進掠延綏寧夏往來數千里所至殺掠殆盡命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

劉寧等五將往禦及秋暉等至寧夏敵已飽掠去乃以五路之師夜襲敵巢于河套僅斬三級以捷聞未幾小王子和碩以十萬騎分道入散掠固原寧夏境戕殺慘酷髑骼徧野關中震動

六月陝西獻玉璽

鄠縣民得玉璽色微青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背有螭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三寸巡撫熊翀以爲秦璽復出遂獻之禮部尚書傅瀚字曰川新喻人言秦璽完毁具載簡冊今所進璽篆紐皆不類與宋元所得璽色又殊蓋後人倣爲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請姑藏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而遣之

秋七月普安（注見前）苗婦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字用敬公安人）督師討之

初普安土司隆暢既老子禮聽營長阿保讒搆相仇怨暢有妾曰米魯以罪見逐依禮同居禮阿保皆與亂暢聞誅禮阿保懼禍助米魯率衆攻暢破百餘寨暢逃雲南鎮巡官召阿保與暢盟息兵米魯潛令人殺暢與阿保亂益甚鎮巡官發兵捕斬阿保米魯亡入霑益州（元置今州屬雲南曲靖府）至是復歸故營攻劫諸寨鎮守太監楊友等討之大敗賊乘勝刦掠普安幾陷命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軾未至米魯擁萬騎刦營擄友去

九月丙子朔日食

召秦紘總制三邊軍務

言官劾史琳等喪師溺職召琳還起秦紘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代之紘至錄死事者功劾敗將楊琳等四人罷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冬十月以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文升在班列中最為耆碩帝推心委任特敬禮之嘗召見煖閣議考察事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及出命左右掖之下階其他歲時賜賚諸大臣莫敢望也大夏時為兩廣總督召命至再以疾固辭帝不允仍趣之入見既至帝問曰朕召卿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劉大夏以廣東督帥召長夏官倚任初無殊異乃當出任封疆並未聞其上章引疾及一膺召命輒顧再四堅辭為總督則無疾為尚書即有疾謂不以內外所得豐嗇殊視其誰欺乎此孝宗面詰其故則以民

窮財盡度力不辦爲詞吏屬支吾塞責時勢果急須補救益當勇往任事以圖報稱若明知其然而畏難苟避其尚可稱爲公忠體國之大臣耶



十二月和碩等出河套詔朱暉還

留京兵三千防禦以參將楊玉領之明年正月朱暉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字引之任邱人疏劾暉等西討無功班師甫命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馘一渠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暉等宜論罪置重典不聽

壬戌　十五年秋七月王軾破米魯斬之

軾調官土兵分道進擊連破賊賊遁走僉事王懋中土知府鳳英追及之馬尾籠在貴州南籠府境官軍四面急攻米

魯突圍出戰英臨陣格殺之餘黨平。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瓊州黎亂。

前知府張桓貪殘私斂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苦之符南蛇等遂聚衆爲亂鎮兵討之不下戶部主事馮顒上言瓊州在大海中週三千里其五指山（在瓊州府定安縣西南五峯高大亦名黎母山黎人環居山下外爲熟黎內爲生黎山水亦分五派環繞郡境入海）林箐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衆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之則侵掠不已乞勾考熟知夷情者令各集土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擒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見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已也帝從之明

年七月。斬符南蛇。賊遂平。

癸亥 十六年。春二月。詔建延壽塔于朝陽門外。尋罷。

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以是宮中多設齋醮。數遣中使往泰山武當山進神袍奉幡幢。或白晝散燈市上。閣臣雖諫。帝不敢違也。及是內旨建造佛塔。又除道士五人爲眞人。劉健等力諫。遂皆寢罷。

夏五月。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巡視雲貴。

先是雲南景東（元開南州。明置府。今屬雲南。）大疫。雲霧黑暗。凡七日不辨晝夜。龍川（即隴川。）宣慰司雨雪如手掌。盡殺禾稼。宜良（元縣。今屬雲南府。）地屢震。暴風。曲靖（注見前。）火災。燬房舍無算。

帝以雲南災變非常。皆由官不得人。上下攫取以致小

民含怨上干天和命瑩兼左僉都御史巡視瑩至滇黜
不職者數十人民心漸安
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于便殿
帝問大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征斂有
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
木廣東取香藥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天下軍若何
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
其帥侵尅且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
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帝察知大夏
方嚴委寄益重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每有宣召
或專及大夏或兼及珊諸大臣不能與也既而寇犯大

孝宗之于劉大夏傾心倚任延納方殷正宜剴切敷陳以副咨訪即令具揭帖以進如果灼見事要有益國家又何嫌之可避乃托言將來滋弊而委其責于內部閣臣不免心存畛域至謂及太平先務復以天



同中官苗逵貪武功勸帝出師帝惑其言將從之閣臣劉健等委曲勸阻帝意猶未回召問大夏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大夏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謂邱福事見前）舉十萬衆悉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時瑠亦同召從旁贊決帝遽曰微二卿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不敢帝問何故對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揭帖滋弊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未可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嘗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已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擇其廉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一日大夏與戴珊同侍帝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

下自治爲言尤爲模稜無實而中官鎮守肆害方深孝宗不行遽革更當反覆盡言何一聞擇廉之語輒爲頓首稱善乎且錫予乃君上大權孝宗果悉大夏等之賢何妨顯加褒賜顧袖金面賜且命弗行廷謝欲旌廉潔之風而轉涉苞苴之跡益提鄙可

見客何害。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爾廉。且屬勿廷謝。恐為他人忌也。珊以老疾乞骸骨。優詔慰留。已大夏宴見復代珊請。帝曰。彼屬卿言邪。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邪。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出以告珊。珊感泣曰。臣死是官矣。

秋九月。詔戶部覈議鹽法。

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李東陽極言鹽法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議以聞。當是時。健等三人。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帝寵任健等特甚。

三人皆賜蟒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

甲子　十七年春二月詔每歲審錄重囚毋限一日

故事每年會官錄囚率以一日告竣兵科給事中潘釋言審錄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寃濫太宗皇帝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再訊遲十日不爲害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從之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謚孝肅皇后。定祔廟制。

先是慈懿錢太后崩雖合葬裕陵而異隧距英宗元堂數丈許室之虛右壙以待隧獨通至是周太后崩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大學士曰陵有二隧一室一通此皆先朝內臣所爲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輅等章奏

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因與劉
健等議欲通隧。欽天監奏恐動地脉。乃止。後問祔廟禮。
健言漢以前一帝一后。祔二后自唐始。祔三后自宋始。
曩者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
引唐宋故事爲証。臣等以此不敢復論。帝曰事須師古。
末世不足效。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
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是壞禮自朕始也。乃援
孝穆別祭奉慈殿爲言（謂祀太后）下廷臣議。英國公張懋等
言春秋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
子無祭所。以此觀之。祖廟無二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
文。疏云姜嫄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立別廟享之。

亦得閟宮之義宜倣故事于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爲宜

帝然之將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廷議請暫祀太皇

太后于奉慈殿正中徙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葬孝肅皇后于裕陵

五月罷中官監織造

命鎮巡官領之從劉大夏請也

六月雨雪

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著爲令

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至五品以下十年始一行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或除服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字啟衷閩縣人請京官六年一

考察大僚令自陳簡去之命從所請。
和碩人大同指揮鄭瑀戰死。
廬山鳴。
聲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星子。宋縣今爲南康府治。德安五季楊吳縣今屬九江府。二縣人溺死者無算。
秋。八月。置東西衛軍。
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行。

九月。復置起居注。

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巏言。古者立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係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莫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乞敕廷臣曾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冬十一月。貶大理寺丞吳一貫（字道夫。海陽人。）爲嵩明州（元置。今屬雲南）府同知。

先是。泰寧衛部落。射傷海西貢使指揮張天祥出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爲射貢使者。巡撫張鼐（字用和。歷城人。）以

張天祥擁殺無辜飾詞誑奏其罪本無可貰與一貫從實按勘並非周內孝宗乃因東廠奏其誣枉竟不虛衷察核盡反獄情抵一貫以反坐之律實不免於偏信生奸閔珪職居刑部自宜以平允為期乃惟于擬罪輕重爭論斷斷而讞獄之虛實是非並不聞一語剖辨使一貫抱屈無伸又豈所以佐協中之治乎

撓。聞會指揮張茂與天祥有郤。發其事。命一貫往勘。得實。論天祥死。斃獄中。天祥叔父洪屢訟冤。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因逮一貫。帝御午門親鞫之。盡反前獄。抵一貫死。閔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謫一貫嵩明州同知。茂擬死。洪反得論功。帝晚年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而天祥事發自東廠。廷議猶為所撓焉。

罷雲南銀場。

乙丑十八年。春。二月。御經筵。

學士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病癃長不踰中人。其

充日講。帝特設低几聽之。

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于獄。即釋之。

帝頗優禮外家。皇后弟壽寧侯鶴齡建昌伯延齡並驕縱多犯法。夢陽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累數千言。末云壽寧侯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為張氏。罪當斬。后母金夫人復泣愬帝。帝不得已下夢陽獄。尋即內批宥出。僅奪俸三月。金夫人愬不已。帝弗聽。左右知帝護夢陽。請坐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亦不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朕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帝遊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及金夫人

孝宗既知小人輩欲殺直臣不肯杖夢陽以快其欲實為明察又有何不得自主必予下獄而後宥出乎且鶴齡兄弟恃恩犯法自

宜早加鈐束俾知斂戢自全必待其入侍南宫從容密勅更何以少儆凶頑坐使鶴齡等驕縱日深至嘉靖時終遭禍敗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耳

起更衣因出遊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也遥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

夏五月帝崩

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宫執健手曰卿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宫年幼好逸樂卿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欷歔受命翌日召東宫諭以法祖用賢遂崩

太子厚照即位（是為武宗）

赦

以明年為正德元年

秋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京師淫雨。

自六月至于是月。時東宮舊豎劉瑾等。瑾。興平人。本談氏子。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以進。因冒姓劉。帝即位。掌鐘鼓司。與其黨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相交結。時謂之八黨。亦謂之八虎。日導帝遊戲。由是怠于政事。遺詔中所當興罷。悉廢格不行。閣臣劉健等。因久雨上疏言之。帝雖溫旨褒答。而狎昵羣小。詔書廢格如故。

冬十月。葬泰陵。在昌平州筆架山東南。

謚曰敬皇帝。廟號孝宗。

明史贊曰。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明。民物康阜。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武宗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春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乞罷不許。

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爲宦官所撓。傳示帝意。令閣臣調旨。健等不奉命。別擬以奏。帝不聽。健等力諫。謂奸商壞亂鹽政。武臣負罪玩法。北征將士。無功授官。御用監書篆濫用匪人。皆宜痛抑。今陛下不信大臣而信群小。欲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舊制。臣等豈敢苟從。所擬四疏。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比爲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奉玉音。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非邪。亦當明加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

不敢居乎其位。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數日。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章乞骸骨。帝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三月。兵部尚書劉大夏罷。

大夏承詔請撤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凡數十人。劉健等以孝宗遺命。入帝登極詔中行之。又列上傳奉官當汰者六百八十餘人。帝不盡從。復劾慶閭韋輿不當起用。帝不聽。大夏自知言不見用。遂連疏乞歸。許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泌陽人。代之。

時朝政已移于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字汝明道州人）可任繡不欲出外頗怏怏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粗鄙無學識好嫚罵人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尙須用度何況縣官諺云無錢揀故紙今天下多逋租匿稅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爲尙書

六月大風雨壞郊壇獸瓦

帝諭羣臣修省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比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不知陛下宮

中復有何事急于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不可施于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于前臣不勝憂懼疏入報聞

秋八月立皇后夏氏上元人

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同罷

瑾以內官監兼督團營帝漸信用瑾與馬永成等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又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奏置皇莊增至二百餘所畿內大擾健等謀去之會言官交章論劾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等諧字世和會稽人佑字汝翼雙流人章下閣議健等持之甚力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字本清豐城人瑄之

子亦因星變陳言乞親元老斥寵倖帝意頗動而不能
斷也先是戶部尚書韓文字貫道洪洞人宋宰相琦之後以八黨用事
每朝退與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泣何爲
比諫官疏劾諸閹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
爭去八人易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弗濟吾年足
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卽令夢陽草疏既具文讀而刪之
遂率諸大臣伏闕以上畧曰伏覩近日朝政益非號令失當中外皆言太監馬永成谷
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僞淫蕩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于前至導萬
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
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此輩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
已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萬一
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虀粉若輩何補于事竊觀前古
閹宦誤國爲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
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

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入。帝驚泣不食。乃遣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閣議。一日三反。欲安置之南京。遷欲遂誅之。以爲處之未盡。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健遷聲色俱厲。惟李東陽語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邪。慨然曰。閣議是。具以健等言白帝。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健迎謂曰。事垂濟。公等第堅持。尚書許進曰。過激恐生變。健不應。有頃。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言。韓文乃抗聲數八八罪。侍郎王鏊字濟之吳

八黨亂政。惟以聲色犬馬蠱惑上心。武宗已久爲蒙蔽。韓文等力陳奸璫罪惡。勸以奮乾剛割私愛。意殊懇切。武宗即未能覺悟其失。翻然改絃。何至一聞請誅羣閹之言。輒爾驚泣不食。祖護之極。遂至於情不自持。傍徨失措。其童騃昏闇之狀。實爲可憫可恨。然武宗是時年已十七。尚茫無知識若此。其不致蹈漢唐禍變。豈得謂非天幸歟。

人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頸有鐵裹邪敢壞國事遂退健約文及諸九卿詰朝伏闕面爭王岳從中應之因誅瑾等焦芳聞之馳告瑾瑾乃率永成等夜伏帝前環泣以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帝色動瑾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也帝曰何故瑾曰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帝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廠各分據要地及旦諸臣入朝將伏闕知事已中變于是健東陽遷俱上章求去瑾矯旨聽健遷歸而獨留東陽岳充南京淨軍追殺之于途

劉瑾斥逐重臣李東陽獨以依阿免禍靦處綸扉甘與焦芳爲伍不但遇事不能匡正且一逢瑾怒輒向芳仰面求容東陽素以才學知名亦當明人臣立身之義顧曲事閹奴雖搖尾乞憐而不恤何得稱心存廉恥者乎當時譏謗繁與有湘江春草之諷不知其平生盡喪固不止於伴食

于是中外大權悉歸于瑾矣。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爲使當日多出一語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

以焦芳爲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人內閣預機務。

劉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廹公論令鏊與芳同入閣。芳在閣裁閣章奏一阿瑾意鏊雖持正不能與抗事有不可與李東陽彌縫其間多所補救東陽雖爲首輔嘗委蛇避禍芳嫉其位在己上日夕搆之于瑾會通鑑纂要成瑾以謄寫不謹欲因是爲東陽罪東陽大窘屬芳爲解乃止除謄錄官數人名東陽得無事是書修于孝宗時芳未嘗爲總裁官至是命文華殿改謄芳遂列名其間及進呈書辦官張駿等皆擢顯秩裝潢匠役亦悉授官

給事中劉菃字惟馨沾人。呂翀廣信永豐人。請留劉健謝遷不報。尋與南京給事中戴銑字寳之婺源人御史薄彥徽陽曲人。等並杖斥

中書說者乃謂其黙奪潛移賴以保全善類其實璲肆行荼毒究何嘗以一言稍遏凶威則阿私所好之詞又何能少爲解免乎

除名。

健遷既去位。澐。翀。抗章請留帝不聽。其疏傳至南京。爲協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子。輔之所得。應天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于是銑。彥徽率諸科道官合疏言。元老不可去。宦豎不可任。劉瑾等激帝怒。盡逮之。并澐。翀。俱予杖削籍。詞連承慶。瀚。珩。亦皆得譴。

時南京御史蔣欽。與銑等同被罪。出獄甫三日。欽獨具疏劾瑾。言劉瑾小豎子耳。陛下親以腹心。寄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爲悖逆之徒。蠹國之賊。竊柄弄權。萬民失望。愁歎之聲。動徹天地。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請殺瑾。且言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言尤激切。既入。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必掇奇禍。此必先人之靈。欲寢此奏。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欽歎曰。業已

委身。義不得緘嘿負國。爲先人羞。遂奮筆曰。死即死。此藁不可易也。聲遂止。杖後三日。卒于獄。又兵部主事王守仁。以論救銑等。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瑾使人追之急。守仁賦詩。寘衣冠江岸側。若自沉者。乃潛附商舟抵福建。故所識道士責之曰。若有父在。儻瑾逮若父。誣若走異域。何以自明。守仁父華。前爲南京吏部尚書。以忤瑾歸。故道士以爲言。守仁悟。遂之驛。蔣欽。字子修。常熟人。王華。字德輝。餘姚人。守仁。字伯安。龍場驛。在貴州修文縣治。今廢。

十一月。削戶部尚書韓文職。

劉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過。不得。及是有以僞銀輸內庫者。遂以爲文罪。詔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疏救。中旨責其黨護。遂落文職。并除昂名。文出都門。乘一騾宿野店而去。瑾又憾李夢陽代文草疏。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既而瑾復摭他事。下夢陽獄。將殺之。夢陽與修撰康海。素以詩文相倡和。獄中書片紙出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與瑾同鄉。其前

詔致之海不肯往因夢陽故遂謁瑾瑾大喜爲倒屣迎海因曉詞說之夢陽遂得釋後瑾敗海坐黨落職而夢陽起爲江西提學副使復以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奏罷官久之乃卒夢陽才思雄鷙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與海及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以詩名當世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云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邊貢字廷實歷城人王九思字敬夫鄠人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

丁卯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食

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于朝堂

劉健謝遷雖去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戴珊幷詞臣檢討劉瑞瑞字德符內江人臺諫陶諧趙佑等部曹李夢陽等凡五十三人爲奸黨榜

示朝堂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戒之。

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夏五月度僧道四萬人。

復寧王宸濠護衛。宸濠獻王權五世孫。

初宸濠祖奠培犯法革護衛至是宸濠請復劉瑾受賂遂許之。

六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淸下獄一淸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居丹徒尋釋之。

先是一淸巡撫陜西請特遣大臣總制三邊自王越後總制罷不設。劉大夏以一淸才請即任之一淸乃建議防邊以花馬池至靈州地勢平衍寇每從此毀墻入固原平凉不

能耕牧請修濬墻塹增設衛所以安內附以遏外侵帝可其議爲特發帑金數十萬工方興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已一清遂引疾歸瑾以一清破冒邊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已而瑾託言邊倉芻粟多朽腐復矯旨逮各省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

秋八月作豹房

帝爲羣閹蠱惑于西華門作豹房朝夕處其中

冬十月劉瑾矯旨杖戍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道死

源以霾霧時作言此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源又言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

一乞收攬政柄思患豫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矯旨又杖六十謫戍肅州在道以創卒初源父瑄在天順初以忠諫名天下事具前及是源以小臣抗節尤爲士論所重云

以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爲戸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廷和先爲詹事直講筵附經義指斥近倖劉瑾惡之傳旨改南京吏部侍郎尋遷南京戸部尚書及是帝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南京戸部對乃召入閣

戊辰三年春正月大計外吏内批黜翰林學士吳儼字克溫宜興人御史楊南金

寺人因時竊柄必以嬉樂爲逢君之具如仇士良所稱人主不可令閒實若輩祖傳秘訣劉瑾之于武宗久已肆行蠱惑猶慮其漸明恐啟弗克久售其奸故必伺其游戲時始行奏事因得以乘間弄權其術更爲險譎獨是武宗寧遂不以政務爲念而神紛于所役意酣厭倦萬幾太阿授人其不至于喪亡幾希後魏忠賢用其術于熹宗遂以亡國亦足爲千古炯戒矣

儆家素饒。劉瑾遣人求金。啗以美官。儆峻拒。瑾怒。南金爲都御史劉宇（宇志大。鈞州人。）所搆。瑾亦怒之。時方考察朝覲官。瑾忽批奏尾落儆南金職。初瑾每奏事。必伺帝爲戲弄時。帝厭之。亟揮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大小事。瑾皆專決。不復白帝。及是奏出。中外莫不駭異。（瑾不學。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壻禮部司務孫聰。松江市儈張文冕相參決。聰。文冕。不能文。辭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已而瑾威權日甚。內外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奉行若朝制然。）

夏。六月。劉瑾執朝官三百餘人下獄。午朝退。有遺匿名書于御道。數瑾罪者。瑾矯詔召百官。悉跪奉天門外。詰責之。日暮。執五品官以下三百餘人。悉下獄。時酷暑。曝死者三人。暍而病者無算。明日。李東

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衆獲免。瑾內懸日甚。嘗以尚寶司卿崔濬。副使姚祥。郎中張璋。違制乘肩輿。荷重校幾死。李東陽。王鏊。力救。始釋而戍之。其他庶官以荷校死者甚衆。

秋八月。立內廠。

時東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劉瑾復立內廠。自領之。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萬姓洶洶。

劉瑾創罰米法。

凡朝官忤瑾者。悉誣以舊事。罰米輸邊。刻期完納。違者罪之。韓文已落職。瑾憾不已。首逮之。下錦衣獄。數月。罰米千石輸大同。尋又羅織他事。罰至再。家業蕩然。

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孝宗時。大夏在兵部。劉宇爲大同巡撫。宇私市善馬。

賂遺權要。大夏于宴見時。爲孝宗言之。宇聞。深憾大夏。及是與焦芳譖于劉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岑猛者。田州土官也。弘治中。與思恩土官岑濬相仇殺。濬尋伏誅。猛貶秩。大夏方長兵部。議以思恩田州俱設流官。而徙猛福建千戶。奏下。猛逗遛不肯行。及是納賄于瑾。求復故地。瑾許之。遂與是獄。瑾欲坐大夏激變論死。閣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都御史屠滽亦言劉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瑾亦詗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大夏至戍所。遇團操。輒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瑾猶摭他事。罰米輸塞下者再。後遇赦歸。及瑾誅。復原官致仕。

己巳四年春二月黜前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

初健遷在內閣時浙江應詔舉懷才抱德之士餘姚周禮字德恭著有續綱目發明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凡四人未錄也及是劉瑾焦芳日偵察健遷過無所得乃摭其事以禮等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為罪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處士之多邪遂下禮等詔獄屬主者詞連健遷瑾持至閣欲逮二人籍其家賴李東陽力解瑾意少釋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既而旨下果如芳言并榜禁自今餘姚人不得授京官

夏四月王鏊罷

劉瑾橫彌甚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既而漸不能救遂

力求去。疏三上。許之。鏊博學有識鑒。少善制舉藝。爲當世所宗。後數典鄉試。程文冠一時。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文體爲一變。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鏊與唐順之。後則歸有光。胡友信。天下並稱爲大家。鏊歸後。家居十五年。屢薦不起。及卒贈太傅。諡文恪。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胡友信。字成之。德清人。

五月。改翰林官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官侍讀。顧清。字士廉。華亭人。官編修。等于南京六部。

劉瑾素惡翰林官不下已。焦芳亦銜之。及是。孝宗實錄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進秩。芳說瑾曰。翰林官當擴充政事。于是一鵬。清等十六人。俱調南京六部。爲員外郎。主事等官。

六月。以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宇乞歸。遂以張綵。安定人。爲

劉宇因焦芳交結奸閹以厚賄干進及得長吏部又以贈遺較薄私懷悵快其居心惟知網利固不復知有廉恥事矣至瑾欲用張綵遂假以入閣為名去宇吏部旋即被沮而歸又焉知非焦芳之惡其相軋而陰為指使乎觀於張綵由芳力薦後反有隙而[illegible]

吏部尚書。始宇介于焦芳以結瑾，得入為都御史。瑾好摧折臺諫。宇輒以小過笞御史，瑾以為賢。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贄瑾，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遂由兵部尚書晉吏部。宇在兵部，賄賂狼藉，及為吏部，權歸選郎張綵。而文吏贈遺，又不若武弁。嘗悒悒嘆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至是瑾欲用張綵代宇，乃令宇入閣。宇宴瑾閣中，極驩。明日將入閣任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容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去，遂以綵長吏部。綵先為選郎，移疾家居，瑾以同鄉，起用原官，大悅之。一歲之中由郎署長六卿，變亂選格，賄賂肆行，金帛奇貨，相望塗巷。綵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妻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謝

亦以芳黨轉眼相攻小人傾險情態固何所不至哉

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節使人直入內牽其羨輿載歸其肆橫如此。

秋。小王子寇延綏。

尋犯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字汝栗遷安人率師禦之頗有斬獲。敵伏兵突出。寬中流矢死。

湖廣。江西。四川。盜起。

時連歲饑饉。四方盜賊並起。湖廣則沔陽元府明為州今屬安陸府。賊楊清邱仁等。僭稱天王將軍。出沒湖湘間。江西則東鄉明縣今屬撫州府。賊王鈺五徐仰山等。桃源山洞名在饒州府萬年縣東。賊汪澄二王浩八等。華林山名在瑞州府高安縣西北上有雲棚城。賊羅先權陳福一等。各據山寨。而贛州大帽山在長寧縣東南路通閩廣。賊何積欽等。復蔓延福建廣東之境。四川則保寧前已見。賊藍廷瑞

自稱順天王。鄢本恕自稱刮地王。廖惠自稱掃地王。等擁衆至數萬官軍討之不能克羣盜遂日熾

庚午五年春二月以曹元字以貞大寧前衛人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與劉瑾有連遂攀援入閣其在閣中日飲酒詼諧道里巷鄙語而已

三月以洪鐘字宣之錢塘人總制湖廣川陝河南軍務

楊清邱仁等圍岳州陷臨湘宋縣今屬岳州府鐘檄布政使陳鎬應天人及都指揮潘勳擊破之湖湘底寧鐘遂移師入蜀時藍廷瑞與廖惠謀據保寧鄢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自荆襄東下已而惠陷通江宋縣今屬保寧府尋復遁去四

川巡撫林俊。發羅狥兵。戰之龍灘河。亦曰龍灘渡。在保寧府昭化縣西。嘉陵江津濟處也。賊墜崖溺水者無算。遂擒惠廷瑞、本恕。東奔越漢中至大巴山。在南江縣北。與陝西漢中諸山相連。俊復追敗之。會鐘至。與俊議不合。俊別擊瀘州賊曹甫、廷瑞等乘間收集散亡。勢復振。鐘率兵分道進勦。而俊亦平曹甫。還與鐘會。賊依山結營。陽言就撫。以計緩師。官軍爲七壘守之。賊不得逸。其黨漸潰。鐘令永順注見前。土司彭世麟以計擒廷瑞、本恕。本恕以所掠女子。詐爲已女。結婚于世麟。冀得間逸去。世麟密白鐘。鐘令許其請。因遂圖之。及期。廷瑞、本恕及其黨咸來會。伏發。悉就擒。送鐘。斬之。餘衆悉平。事在六年。有廖麻子者獨逸去。轉掠兩川。官軍不敢擊。躡賊後。馘良民爲功。土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上兵如鬀。

夏四月。安化王寘鐇慶靖王旃曾孫。反。遊擊將軍仇鉞字廷威。鎮原人。討擒之。

寘鐇素狂誕。術者言寘鐇當大貴。遂覬望非分。與其黨指揮周昂等。潛畜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以五十畝爲一頃。苛斂騰怨。而巡撫安惟學素殘虐。將士銜次骨。寘鐇使人激之。咸願從寘鐇。遂反。殺東。惟學。及總兵官。鎮守太監。都指揮等。傳檄遠近。以誅劉瑾爲名。詔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討之。以太監張永爲監軍。先是仇鉞以邊警。屯玉泉營。在寧夏府西南。聞變。卽入城。謬以兵隸賊營。自稱疾堅臥。而陰結壯士。伺間圖之。及一清將至。寘鐇令昂就鉞問計。鉞方臥呻吟。伏卒猝

起。挺殺昂。乃披甲橫刀提昂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寘鐇第。縛之。其衆皆潰。寘鐇叛十有八日而敗。檻送京師。賜死。黨皆伏誅。鉞論功封咸寧伯。

五月焦芳罷。

劉瑾濁亂朝政。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四方賂瑾者。先賂芳。始張綵爲郎時。芳力薦以悅瑾。比綵爲尚書。芳納賄薦人無虛日。綵時異同。遂有隙。檢討段炅故芳黨。見瑾暱綵。芳勢稍衰。轉附綵。盡發芳陰事。搆于瑾。瑾大怒。數于衆中斥責芳。芳大愧沮。遂乞歸。

六月前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劉瑾罪惡貫盈擢髮難數固神人所共憤然張永本其黨與即積有猜嫌亦未必遽肯自傷同類楊一清乘機慫恿而永尚懷疑慮知非復可以大義相規因以瑾誅公益柄用一語中其所欲遂慨然直任不辭



文升歸後。劉瑾坐以朋黨除名。及是卒。文升有文武才。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卒後。未幾瑾誅。復官。贈太傅。謚端肅。

帝自稱大慶法王。

帝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鑄金印以進。

秋八月。劉瑾伏誅。

先是。張永監軍西征。楊一清深與相結。知永與瑾有隙。因密與畫策。請誅瑾。初。八黨中。瑾尤狡猾。爲七人所推。及專政。七人有所請。瑾俱不應。咸怨之。瑾又嘗欲逐永。永以譎免。一清知之。因乘間扼腕言曰。今反側雖除。如內患何。因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恐變生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弊政。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

一清豈能洞見小人肺腑
所論以行其正者

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請即行事。毋須臾緩。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意遂決。及將至京。永請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時京師籍籍。謂瑾將于是日爲亂。瑾信術者言。謂其從孫二漢當大貴。遂謀不軌。會其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遂作亂。或馳告永。永遂先期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奴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虀粉。陛下安所歸乎。馬永成等亦助之。遂縛瑾菜廠。明日。帝出永奏示內閣。下瑾獄。帝親籍其家。得金銀數百萬。珠玉寶玩無數。并袞衣。玉帶。甲仗。弓弩。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大

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鞫午門。獄具。詔磔于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二漢、及張文冕等。俱就戮。張綵獄斃。磔其屍。焦芳止除名。二漢臨刑曰。我固當死。第吾家所爲。皆焦芳與張綵耳。今我與綵皆處極刑。而芳獨晏然。豈非寃哉。芳後竟良死。

曹元以罪免。

劉瑾敗。元即日上疏請哀。詔許致仕。言官交劾。黜爲民。

諸附瑾者。竄逐以差。翰署爲淸。

以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並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忠先與楊廷和同侍講筵。爲劉瑾所嫉。出爲南京禮部侍郎。尋進尚書。焦芳薦之。召還。瑾見忠頗負氣岸。甚悔乃傳旨以尚書專典誥勑。儲爲學士時。嘗修會典。及爲

吏部尚書。瑾坐以小疵。降侍郎。孝宗實錄成。當復尚書。調南京吏部。至是瑾敗。二人遂同召入閣。

冬十月。霸州降盜劉六。名寵。霸州文安人。劉七。名宸。寵之弟。叛。

劉六劉七。並驍悍善騎射。初與楊虎齊彥名等。從有司捕盜。時畿輔多盜。皆馳馬鳴箭。號曰響馬。頻有功。會劉瑾家人梁洪。徵賄不得。誣爲盜。令捕之。六等乃投大盜張茂。茂素招納亡命。爲逋逃主。家與太監張忠鄰。茂與忠皆文安人。結爲兄弟。夤緣馬永成谷大用輩。得出入豹房。侍帝蹴鞠。而乘間出刼如故。已茂爲捕盜御史甯杲遼東海州人。所擒。六等詣官首伏。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效。六等憚要束。及是叛去。聚衆剽掠。旬日間至數千。畿南大擾。有趙鐩者。亦曰風子。

正德間羣盜並起其猖獗之勢殆比方臘楊么而更甚然如劉六劉七既以捕盜有功何賞錄不及轉令人得誣爲盜驅之使入萑苻且張茂既爲逋逃淵藪實亡命渠魁乃郡縣置若罔聞不思早爲翦滅竟任其夤緣宦侍出入豹房並無一人舉發其事聽其刼

待日如政令廢弛若此無怪盜氛之日熾也

本霸州文安諸生。六等亂起。挈家匿水渚中。賊至。驅之登陸。將汚其妻女。鏜故有膂力。格殺一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與六等俱為盜魁。明年賊衆益多。遂分為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乃轉掠山東。自山東河南。至湖廣。江西。仍由故道。還抵霸州。復走山東。楊虎。趙鐩等擾河南。由河南入山西。自西而東。踰曲周。威縣。還抵文安。仍往河間。曲周注見前。威縣。元州。明改縣。今縣屬廣平府。縱橫數千里。殘破州縣以百數。詔以惠安伯張偉昭皇后兄昇之曾孫。都御史馬中錫字天祿。故城人。帥京營銳卒往討。中錫書生。不習兵事。偉紈袴子。畏怯不敢戰。遂議招撫。中錫至桑園。單車入賊壘。開誠諭之。劉六欲降。劉七曰。騎虎不得下。今內臣主用事。馬都堂能踐其言乎。徑去。桑園。鎮名。在山東德州北。賊終不降。于是廷臣交章劾偉。中錫玩寇。召還下獄論死。而賊橫愈甚。

辛未六年。春。二月。起左都御史陳金。字汝礪。應城人。徙居武昌。總制江西軍務。

江西盜起連年。官軍屢失利。金時丁母憂在籍。詔起原官。提督軍務討之。金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土兵。久之兵至。乃先擊東鄉賊。平之。以下事俱在明年。遂移師。以次悉定桃源華林及大帽山諸賊。半歲間。俘斬二萬七千餘人。立東鄉。注見前。萬年。即桃源洞置。二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于賊。金方倚其力。不爲禁。士民深怨焉。

夏四月。劉忠罷。

劉瑾既誅。張永魏彬輩猶用事。永嘗遣廖鵬謁忠。忠僕

隸遇之又却其餽永大恨是年忠典會試帝摘試錄中舛謬示李東陽忠知為中官所齮乞省墓歸忠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嘉靖初卒贈太保謚文肅

秋八月以兵部侍郎陸完字全卿長洲人督邊兵討賊

張偉馬中錫既論罪兵部尚書何鑑字世光浙江新昌人以京軍不能制賊請發宣府延綏二鎮兵助討詔完統之邊將許泰寧之子郤永馮禎綏德衛人等俱聽調遣師行至涿州忽傳賊犯固安且逼京師帝御左順門召閣臣及鑑諭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因命鑑召完入衛完遂趨信安鎮名注見前檄泰永擊賊覇州敗之京師乃解嚴已而邊兵速破賊完請令發大同遼東兵濟之內官谷大

用張忠意賊旦暮且平乃自請督師冀邀封賞詔以大用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子。忠之爲總兵官忠監神鎗帥京軍五千會完是時賊益南方圍濟寧焚糧艘大用等駐師臨清觀望不敢進會明年正月帝將有事南郊賊遂謀以十二月朔伺帝省牲乘間犯駕乃疾馳而北先一日至霸州鑑立奏聞即夜嚴設守備迨明帝召問駕可出否鑑請早出安人心帝成禮而還賊知有備西掠保定以去明年正月劉六復突霸州帝召大用銳回禦近畿大用銳遇賊于長垣大敗廷議召二人還

冬十一月地震

霸州尤甚三日中十有九震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費宏（字子充。鉛山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宏以帝耽宴樂。早朝日講俱罷。上疏切諫。報聞。及是劉忠致仕。遂以宏代。

黃河清。

自清河口（注見前。）至柳鋪。九十餘里。凡三日。

壬申七年。夏閏五月。都御史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咸寧伯仇鉞討平河南賊。

先是。賊渠楊虎溺死宿州。（虎為邊兵所追。至小黃河渡口。百戶夏時設伏邀之。虎遂溺死。小黃河在宿州北。與河南夏邑縣接界。）餘眾悉奔河南。推劉惠為首。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副之。分其眾十三萬為二十八

營。應二十八府。以牽制官軍。鐩于羣盜中稍有計智。羣盜專事淫掠。鐩獨勸其黨無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嘗攻鈞州。以馬文升家在。舍之去。及入泌陽。燬焦芳家。掘其先塚。芳遠匿。束草爲芳像。寸裂之。曰吾爲天下誅此賊。朝議以畿輔山東賊委陸完。而命澤與鉞專辦河南賊。時參將馮禎戰死。賊方張。及聞澤等且至。素憚威名。奔迸四出。永順宣慰彭明輔敗之穎州。諸將神周。壽州人。英之子。時源等又敗之光山。湖廣軍亦敗其別部于羅田。蕭梁縣。今屬黃州府。賊沿途潰散。分其衆爲二。惠北走商城。鐩南出穎州。澤與鉞定計。使周追鐩。源追惠。連戰皆捷。鐩轉至應山。隋縣。今屬德安府。衆略盡。薙髮懷度牒。潛至江夏。爲軍校所執。送京師伏誅。惠追及于南召。明縣。成化中置。今屬南陽府。官軍射中其目。自縊死。

餘黨先後勦捕悉平。

秋。八月。陸完追賊于狼山。注見前。平之。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出沒畿輔山東之境。沿及淮北。官軍雖屢敗之。而賊招聚散亡。旋即復振。會河南賊已平。其勢始衰。遂走湖廣。奪舟至夏口。遇督漕都御史馬炳然。殺之。復登陸焚漢口。指揮滿弼追及。劉六中流矢赴水死。劉七。齊彥名。率舟東下。由黃州至鎮江。完疾趨而南。帝命彭澤仇鉞會完並勦。大兵盡集江南北。賊猶乘湖上下肆掠。已而賊治舟孟瀆。在常州府武進縣西北。南通運河。北達大江。唐刺史孟簡所開。因名。尋抵通州。颶風大作。棄舟走保狼山。完以兵夜縋之出。南。彥名中槍死。七中矢亦赴水死。餘賊盡平。

賜姓始于漢之奉春至唐而降臣蕃將皆著屬籍實爲紊亂不經若義子乃五季奸雄割據所藉以豢養拳材其名尤不可爲訓武宗性耽嬉遂所悅者皆亡賴之徒如張茂以大盜而入侍蹴鞠則其冗雜不倫已可槩見乃至中官奴卒並得賜姓朱氏以異類而附宗盟更復成何國體由其好狎匪人遂置貴賤尊卑于不顧支僕所關而紊濫若此其他何可問乎

九月。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國姓。

帝所悅中官奴卒。輒收爲義子。亡虜亦與焉。並賜姓朱氏。

召洪鐘還。以彭澤代之。

四川餘賊廖麻子。喻思俸。連陷州縣。勢日猖獗。言官劾鐘。乃召還。以澤往代。澤與總兵官時源數敗賊。廖麻子喻思俸皆就擒。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隋縣。今屬資州。榮昌。明縣。洪武初置。今屬重慶府。賊復熾。澤旋軍討平之。詔澤暫留保寧鎭撫。

冬十一月。調宣府大同遼東延綏四鎭兵入京營。

初。大同遊擊江彬。宣府人。領邊兵討賊。及賊平。還過京師。

因結義子錢寧太監錢能家奴。以進。未幾大得幸。寵在寧上。寧心忌之。彬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言官交諫。大學士李東陽疏陳十不便。皆不聽。于是調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家軍。彬兼統之。帝別令羣閹善射者爲一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又作東西官廳于禁中。視團營。命內官義子分領之。帝時臨閱。名曰過錦。

十二月。李東陽罷。

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之。東陽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以文章領袖搢紳。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奬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率粲然有所成就。初與劉健謝遷請誅劉瑾。及健遷去。而東陽獨留。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然方逆瑾肆虐時。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亦陰受其庇云。致仕四年卒。贈太師。謚

文正。

癸酉八年春正月。召陳金還。以俞諫字良佐。桐廬人。代之。

初。陳金破東鄉賊。土兵邀賞千金。金靳不予。乃縱賊使逸。黠傑者多不死。金急欲成功。遂下令招撫。及破桃源賊。金與諸將置酒高會。賊賂目兵。乘間遁去。轉掠崇衢間。餘衆復集。攻剽如故。至是。言官劾金。乃召還。以諫爲都御史往代。賊渠王浩八走貴溪唐縣。今屬廣信府。之裴源山。勢甚盛。諫潛軍夜破之。擒浩八。又進剿桃源東鄉餘賊。悉平之。

秋八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善巴卒。其子巴雅濟舊作拜牙郎。今改。後倣此。襲封忠順王。

淫虐不親政事，嘗恐其屬部害已。土魯番曾莽蘇爾阿哈瑪特子，嗣爲蘇勒坦。按莽蘇爾舊作滿速兒，今改，後倣此。數以甘言誘之。莽蘇爾狡黠過于其父，時有吞併哈密之意。至是，巴雅濟遂棄其國，奔土魯番。莽蘇爾奪其印，即遣和卓塔濟迪音舊作火者他只丁，今改，後倣此。據守哈密。

甲戌　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帝每歲張燈，費浮數萬。及是，宸濠別爲奇巧以獻，令所遣人入宮懸掛，皆附著柱壁，復依簷以貯火藥，遂延燒宮殿皆盡。火盛時，帝猶往豹房，回顧光燄燭天，謂左右曰：好一棚大烟火也。楊廷和等請帝避殿下詔罪已，又疏請早朝宴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江彬毀京城民居爲皇店酒肆。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語皆

切至帝不省。

二月以禮部尚書靳貴（字充道丹徒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貴以宮僚舊恩（貴先侍帝東宮故有是命。貴在閣三年無所建白致仕歸後帝至江南會貴卒親臨其喪命詞臣撰文皆不稱旨帝乃自爲文祭之）

夏五月費宏罷。

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餽宏綵幣珍玩拒却之寧慚且恚初宸濠行賄劉瑾得復護衛（事具前）及瑾誅仍論奪至是宸濠因伶人臧賢輦白金數萬徧賂朝貴奏請復還所奪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完前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善）中官持奏詣閣宏力持不可諸嬖人乘宏讀廷試卷取中旨子之于是宸濠與寧合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嘗劾

宏弟宋不當留翰林。卽指爲宏罪。中旨責宏。令自陳狀

宏卽日乞休。命并宋致仕。宏甫發京師。寧遣騎尾之。至臨清焚其舟資裝盡燬。

遣右都御史彭澤。提督甘肅軍務。經理哈密。

土魯番既據哈密。復遣使赴甘肅。投嫚書。索犒賜。邊臣以聞。請遣大臣經理。大學士楊廷和等交薦澤。再辭不許。澤至甘州。土魯番方攻掠赤斤苦峪。諸衛聲言與我金帛萬數。卽歸城印。澤謂番人嗜利。可因而款也。遣都督沙呼實哈密回回都督。先以國亂。徙居肅州。按沙呼實舊作寫亦虎仙。今改。後仿此。以幣二千。銀酒鎗一。往賂番酋莽蘇爾。令還城印。莽蘇爾僞許之。澤輒奏番酋悔過效順。事已平。帝卽召澤還。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初。沙呼實陰

莽蘇爾竊據哈密公然投進嫚書彭澤奉命經理卽當督勵將士恢復故城使之震讋國威不敢再行蠢動卽或改圖向化亦必俟其誠心歎服方可爲代請祈恩乃聽言得賂歸城卽遣人以幣帛酒鎗先行往賂褻國體而啟戎心莫此爲甚及僞還城印澤又不親往審察輒以爲藏事已乎奏聞赴召更屬欺罔之尤比莽蘇爾狡黠日如再

邀重賞而已雅濟仍被羈留終不能得其要領賞澤之苟且集事有以致之厥後澤削奪之由雖因王瓊私心報復然坐以誣妄辱國澤又豈能自為解免乎

與莽蘇爾通爲之耳目。據城奪印。皆其謀。澤不知而遣之。及澤還。巴雅濟在土魯番。迄不返。和卓塔濟迪音據哈密。亦不退。久之。莽蘇爾復要重賞。始以城獻還。事在十一年。而巴雅濟仍留如故。既而沙呼實復誘莽蘇爾。謂肅州可得。莽蘇爾遂復取哈密。以萬騎寇嘉峪關。遊擊芮寧戰歿。詔澤提督三邊軍務禦之。會副使陳九疇禁繫沙呼實及沙布塔。絕其內應。莽蘇爾乃還瓜州。爲副總兵鄭廉所敗。因復求和。澤兵遂罷。時十二年四月也。初。澤與兵部尚書王瓊有隙。又時時譏罵錢寧。由是瓊與寧相庇。欲傾澤。會澤乞歸。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寧從中下其章。而沙布塔之子。以其父爲九疇禁繫捶死。詣闕訟冤。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甘肅勘狀。明年。勘至。于澤無所坐。瓊怒。劾澤誣妄辱國。斥爲民。坐九疇激變。逮下吏。削籍。澤材武知兵。然性疎闊負氣。其經略哈密事。頗不當。瓊與寧因交齮之。遂得罪。時沙呼實已逮赴刑部。九疇既論罪。遂得釋。夤緣錢寧。與沙布塔之子。俱得侍帝左右。帝悅之。授錦衣指揮。並賜國姓。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沙布塔。舊作失拜烟答。

今改。後倣此。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京師地震。

九月。謫編修王思字宜學。直曾孫。為三河驛在潮州府大埔縣西。今有巡司。為縣巨鎮。丞。

時帝狎虎被傷。踰月不視朝。思疏言。孝宗皇帝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其身。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疏留中。謫三河驛丞。

冬。十一月。廢歸善王當沍魯王陽鑄幼子。為庶人。當沍自殺。

當沍以勇健聞。初。流賊攻兗州。當沍率家衆乘城。取護衛弓弩射。卻賊。降勅獎諭。名遂著。數與卒袁質舍人趙巖校射。質巖家東平。與吏部主事梁

郊祀鉅典。因燭宿供。固以備設夙駕。儀明行事。始足

穀同里。嘗有怨質巖者。誣穀云。質巖且爲亂。穀遂告變于楊一清。兵部議以大兵駐濟南伺變。而魯王陽鑄入長史馬魁譖。亦奏當沍欲反。帝遣司禮太監溫祥。大理少卿王純等往按問。閱當沍第。搜其兵械。則前所射皷弓弩。半渝敝矣。祥等讞穀所指皆平人。于是御史李翰臣劾穀。魁誣罔。宜鞫訊。詔下翰臣獄。謫其官。而釋穀不問。廷臣議當沍罪。無所得。乃坐以違祖制。藏護衛兵器。廢爲庶人。質等戍邊。魁坐斬。中官送當沍之高墻。當沍大慟曰。寃乎。即日觸墻死。聞者傷之。

十二月。營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乙亥。十年。春正月。帝有事于南郊。遂暮成禮。

抒昭格之誠武宗恣情意荒昧於夜旦大禮肯曠始成全不以敬天爲念雖升壇其燎亦必以惰氣乘之褻慢孰甚焉昔齊東昏于元會至暮受朝貽譏前史武宗竝且蔑視明禋不幾況而愈下乎

是日漏下二鼓。帝始還宮。楊廷和等疏諫。不報。楊一清等又言。比歲視朝太稀。又復太晚。入春以來。漸至昏夜。日月之光既遠。上下之情不通。侍衛被執鎧仗。自朝至暮。饑餒困疲。四夷貢使見此。能無駭異。歸而傳語。必啟戎心。疏入不報。

三月。楊廷和罷。

廷和丁父憂。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之。

夏閏四月。以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一清再推內閣。不用。及是楊廷和去。遂以一清代之。

冬。十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斯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供具。餽賜鉅萬。所攜鹽茶。又數十萬。允至臨淸。漕艘爲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艛艑。淺船也。相連二百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居歲餘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允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癸丑朔。日食。

丙子 十一年。夏。大旱。

五月。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人。充海戶。

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謚忠宣。

大夏復官後。淸軍御史王相。見其居貧。請給廩隸。中官

用事者終嫌之。不許。及是卒。贈太保。大夏忠勤懇篤。遇知孝宗。忘身徇國。于權倖多所裁抑。故深見嫉于小人。嘗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士大夫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自為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

秋八月。楊一清罷。

錢寧素善一清。會有搆之者。因蓄怨。一清以災異陳時政。譏切近倖。寧與江彬等皆大怒。使優人于帝前為蜚語譏刺一清。而武學生朱大周亦訐一清陰事。以寧為內主。一清乃力請骸骨歸。

以禮部尚書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冕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及是入閣。

以王守仁為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南贛地連閩廣山谷深阻盜賊易爲巢穴陳金俞諫先後討之未盡不數年嘯聚復起橫水隘名在江西南安府崇義縣東其南爲十八面嶺左溪即汀水亦曰鄞江在福建汀州府長汀縣東源出寧化下流至廣東大埔縣入海桶岡在崇義縣西北與湖廣郴州接界則有謝志山等浰頭山名在廣東惠州府和平縣西北接江西龍南縣界有上中下三浰最北則近龍南者爲上浰在岑岡者爲中浰最南者爲下浰有池仲容亦曰大鬢等皆稱王攻剽府縣而大庾唐縣以大庾嶺名今爲南安府治陳日能大帽山詹師富諸賊復與之相應于是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千餘里皆亂巡撫文森長洲人託疾避去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才遂特用之初守仁既謫龍場驛丞地在萬山之中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悅服相率伐木爲屋以居之瑾誅後量移廬陵知縣累遷鴻臚卿遂擢巡撫

江彬因武宗荒嬉無度覬其所好導以佚遊止圖遂與擅權而不顧置其君于險地坐令萬乘之尊遠裝微服踰塞經時又多方蠱惑使之流連忘返其情實為叵測武宗迷而不悟愎諫獨行甚至褒婦良家載



丁丑　十二年。春正月。帝祀南郊。遂獵于南海子。

郊祀畢。卽幸海子縱獵。夜半始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夏。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字維之。掖縣人。）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紀前在禮部。以帝遣使烏斯藏。再疏切諫。不納。及入閣。同列皆倚重之。

六月。乙巳朔。日食。

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江彬欲擅權。數導帝遠遊。使諸倖臣不得近。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何鬱鬱居大內。為廷臣所制。帝然之。至是急裝微服。出德勝門。幸昌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及于沙河。（注見前。）請回蹕。不聽。至居庸關。

歸樂妓失德無所不至彬
雖旋伏刑誅而武宗之貽
笑千秋豈能掩乎

巡按御史張欽字敬之。順天通州人閉關不奉詔。乃還。先是帝將出關。欽再上疏諫。詞極切至。不報。帝既至昌平。傳報出關。甚急。欽令指揮孫璽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頃之。帝召璽。璽辭。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關門下。曰。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言。臣聞天子將親征。必先期下詔。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今寂然不一聞。輒言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奏未達。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會廷臣亦多諫者。帝不得已而還。京師盛傳張御史閉關三疏云。越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關。幸宣府。彬先為帝建鎮國府第。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未幾。幸陽和。韃靼五萬騎入寇大同。總兵官王勛等力禦之。轉戰五日。

武宗身居九五乃艶羨人臣爵號忽假名降勅自封冠履蕩然莫辨實千古未有奇聞且以至尊而下齒臣工體統之褻已甚名不正而言不順徵兆實屬不祥較漢成帝之稱張公子唐莊宗之稱李天下誕妄更甚乃竟得保有宗祧豈以孝宗遺澤未泯故不致遽臻淪覆耶

至應州。五季唐置。今州屬大同府。帝率太監張永等。自陽和往援。寇引去。是役也。斬首十六級。官軍死者數百人。乘輿幾陷。勛等以捷聞于朝。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復命戶部發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時凡調發軍馬錢糧。槩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行之。

冬十一月。召楊廷和復入閣。

廷和既至。與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迴鑾。帝令谷大用扼關門。乃歸。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留十四日。復如宣府。

帝至德勝門外。百官具綵幟羊酒郊迎。先是帝將至京。命羣臣各製綵旗

帳迎。及是羣臣具綵帳數十。綵聯千數。皆金織字。序詞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亦不敢稱臣。

帝御帳殿。閣臣奉觴稱賀。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奉果榼。毛紀奉金花。帝飲畢云。朕在榆河。親斬敵首一級。廷和等皆稱帝聖武。帝遂馳馬入東華門。宿豹房。既還宮。于奉天門陳應州所獲刀械衣器。令羣臣縱觀。時當南郊。以初至。不及致齋。遂行禮。既畢。獵南海子。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及。楊廷和等諫。不聽。

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諡孝貞皇后。

帝還京師。

夏五月己亥朔。日食。

六月。葬孝貞皇后。

先是帝以孝貞皇后將葬。幸昌平。躬視隧道。遂幸密雲。

時民間訛言欲括女子。以充進奉。所至遊匿。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爲大喪未舉。車駕必不出。此必奸徒矯詐。自今非有撫按府部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帝聞。大怒。執送詔獄。降雲南安寧知州。毛思義陽信人。安寧州元置。今屬雲南府。

駐蹕喜峰口。還復幸河西務。以指揮黃勲爲名。科擾侵盜。巡按御史劉士元按之。勲逃至行在。因嬖幸譖士元于帝。帝命裸執士元至行在軍門杖之。仍繫錦衣衛獄。河西務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北。舟航輻輳之地。劉士元彭縣人。至是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升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

秋七月。帝復如宣府。

帝從江彬言。將偏遊塞上。託言邊關多警。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草敕。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衆皆泣諫。而帝意不

將軍不已而復加封國公武宗方自侈其名號尊崇而不知猥褻已甚楊廷和等正言極諫未嘗不侃侃可聽然前此帳聯迎逆已明著威武之名不稱尊號廷和等亦皆奉觴稱賀恬然不以爲非何至此始爲

可回。竟不聽。遂復北幸。由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尋駐蹕宣府。令兵戶工三部。各遣侍郎一人。率司屬以往。彬又導帝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還由西安。歷偏頭關。抵太原。大徵女樂。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善謳。帝悅之。載以俱歸。大見寵幸。江彬與諸近侍。皆母事之。稱曰劉娘娘云。

九月。帝自加封鎮國公。

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掃除邊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楊廷和梁儲等極諫。以爲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一至于此。古今所未有也。不聽。又錄應州功。陞賞內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封江彬許泰皆爲伯。

爭勢委蛇阿順之徑豈能
因斯少蓋耶



王守仁平江西賊。

守仁既至贛州。知左右多賊耳目。呼老隸詰之。隸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詗賊。動靜無弗知。于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擣之。連破四十餘寨。擒賊首詹師富。上杭宋縣今屬汀州府。復進討大庾。生縶賊首陳曰能以歸。橫水左溪諸賊。令都指揮許清等各一軍會橫水。南安知府季斆等各一軍會左溪。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遂潰。乘勝克橫水。賊首謝志山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皆平之。贛州知府邢珣。當塗人。吉安知府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等。亦破滅桶岡賊。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乞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倉卒敗走。廷鳳等遂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守仁乃還贛州。誘斬浰頭賊首池仲容弟仲安。初橫水破。仲容遣弟仲安來歸。而嚴

爲戰守備。守仁佯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守仁賜仲容節物。誘入謝。仲容率其衆營教塲。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遂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賊奔九連山。（在廣東惠州府連平州東。周數百里。環連九縣。因名。）山陡絶不可攻。守仁簡壯士。衣賊衣。奔崖下。賊下招之。遂上據其險。官軍進攻。擒斬無遺。因于橫水設崇義縣。（今隸江西南安府。）于浰頭設和平縣。（今隸廣東惠州府。）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八

明

武宗皇帝

己卯正德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

帝遊幸邊塞。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羣臣奉迎如前儀。

京師地震。

帝自加太師。勅諭廵行祈福。三月。郎中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修撰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等百四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十一人。

帝降手勅諭吏部曰。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黃鞏。與員外郎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具疏連署以進。畧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于劉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修撰舒芬。亦邀其同官崔桐。字來鳳。陽州人。等七人。上疏極諫。畧言。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病。今復聞南幸。盡皆逃竄。非古巡狩之舉。而幾于秦皇漢武之遊。宜監博浪柏人之禍。吏部員外郎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及禮部主事萬潮。字汝信。進賢人。太常博士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復連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張衍瑞。字元承。汲縣人。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吳縣人。等五十三

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太倉人。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洛陽人。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少依舅京師。冒其姓。亦以其術諫。帝與諸倖臣皆大怒。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詔獄。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已而大理寺正周敘九谿衛人。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鄱陽人。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莆田人。等三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俄令與鞏震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拲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旁觀者。無不太息泣下。廷臣自內閣及尚書石玠字邦秀。藁城人。疏救外。莫有言者。諸嬖倖揚揚意得。士民憤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

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是時天連壇晝晦。南海子水涌四尺餘。金吾衛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乃肉袒戟刃于洶。持疏諫。當蹕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詔獄。詔杖之八十。遂死。諸臣跪既畢。仍杖之于廷。死者十一人。陸震。余廷瓚。及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珏。大理評事林公黼。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棨。李惠。遵。字孟循。江寧人。校。鄗城人。珏。汲縣人。公黼。長樂人。紹賢。盱眙人。陽。澤州人。軾。玉山人。棨。安樂人。惠。祥符人。

餘除名貶黜有差。戍鏊于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

夏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字德成。餘姚人。按察司副使許逵。字汝登。固始人。死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因帝無儲嗣。遊幸不時。人情危懼。遂日夕覬覦。宸濠賄錢寧。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于帝。用異色龍牋報賜。異色龍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勒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欲傾寧及臧

宸濠包藏禍心日久覬覦非望當孫燧七上章公然邀阻且使奸黨分布孔道窺伺朝廷叛跡已著其視趙王之初不與高煦通謀者情事迥別固非可以隱行消弭前此雖爲諸權倖所匿楊廷和容得諉爲不知何未聞其事以入告及蕭淮發其罪狀尤當密陳碩畫決策徂征以掩其不備

賢。令太監張忠乘間爲帝言曰。賢稱寧王孝。譏陛下不孝耳。稱寧王勤。譏陛下不勤耳。帝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巡撫都御史孫燧七上章言之。皆爲所邀阻。宸濠益與其黨李士實致仕都御史。劉養正舉人。謀遣姦人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倖匿不以聞。會御史蕭淮盡發其不軌狀。大學士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勳戚大臣宣諭。帝乃命駙馬都尉崔元代州人尚憲宗女永康公主。都御史顏頤壽巴陵人。等持諭往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乃決計反。以己生辰日。宴諸守土官。詰旦皆入謝。宸濠命甲士環之。大言曰。孝宗爲李廣所誤。抱民間子。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眙。孫燧直前曰。

覈按宣德故事僅遣重臣宣諭且以往收護衛爲辭激之速反使非王守仁在贛糾合義旅立奏蕩平其勢幾蔓延難制廷和之謀國拙謬若此而當時稱爲名臣明之不亡何待

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爲逆哉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二人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殺之惠民門外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以下咸稽首呼萬歲宸濠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尚書集兵號十萬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起兵命其承奉徐欽與素所蓄羣盜閔念四等略九江南康皆陷之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

守仁方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注見前)而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率京軍四萬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兩廣楊旦(字晉初建安人)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慫恿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七月壬辰朔

留宜春王拱樤守城。而刼其衆六萬人。出大江。攻安慶。都督僉事楊銳字進之。蕭縣人。知府張文錦安邱人。等固守不能克。安慶被圍十有八日。銳等以寡敵衆。隨機應變。所向摧敗。宸濠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在臨江府清江縣東北。亦曰清江鎮。道通豐城。爲南北津要。臨江知府戴德孺臨海人。袁州知府徐璉朝邑人。等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先鋒。庚戌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

樵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

王守仁敗宸濠于樵舍。鎮名。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北。擒之。

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伍文定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宸濠果解安慶圍。還救南昌。遇于黃家渡。在南昌縣東。通饒州府餘干縣。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邢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乘之。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在饒州府西。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上饒人。以下皆投水死。宸濠欲謀

逆。婁氏嘗苦諫。不聽。及是歎曰。昔紂用婦言亡。吾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宸濠之策。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邊兵征勦。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江彬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梁儲蔣冕扈從。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帝至保定。宴于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爲藏鬮戲。符探得鬮。帝不悅。飲符至醉。乃

王舜起召本涉小說家言
至臨清上距張灣水程迂

遠武宗即稍稍腍斷不能以單舸徑行且遽倖方日侍嬉遊又安得遠去行營而從官竟無知覺其事殊難取信蓋因武宗縱佚無度史彼良多傳述者復附會其詞用資談柄凡微行嬉戲之舉一切悉以歸之亦所謂不如是之甚者耳

大笑。方帝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召。帝過盧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行。帝乘單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從官無知者。

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

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姦諛。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相與媢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與通謀。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至錢塘。遇太監張永。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故守仁稱之。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勳。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

巡撫江西守仁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恢失宸濠執伍文定窘辱備至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

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通判胡琮懼自縊死至揚州即民居為提督府遍刷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劉姬諫稍止及是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沮乃止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

成國公朱輔爲長跪。魏國公徐鵬舉。達七世孫。及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叅贊尚書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應天府丞寇天敘。字子惇。榆次人。挺身與抗。彬氣稍折。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改卜郊。

時帝議南京行郊禮。大學士梁儲蔣冕許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焉。時帝駐蹕舊邸。不入大內。一日幸牛首山。軍中夜驚。左右不知帝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欲爲逆云。舊邸。太祖爲吳王時所居也。

秋閏八月。受江西俘。

江西俘宸濠至。帝令設廣場。樹大纛。環以諸軍。釋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擒之。然後置檻受俘。時張忠許泰。慶矯旨召王守仁。

守仁不赴。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守仁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

帝發南京。

先是。梁儲蔣冕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是秋。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帝所御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諭旨。不敢起。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訛言將為變。帝心疑欲歸。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是夕。祭龍江。駐蹕儀真。次日濟江。登金山。遂南渡。幸大學士楊一清第。製詩十章賜之。還至揚州。太監邱得索賄不得。以鐵絙縶知府蔣瑤。

宸濠身為悖逆豈可令顯戮久稽在南京受俘之日距被擒已逾一載舉國若狂惟閣議征議討而于罪首反置之度外論者尚欲令天下諸王議罪勢必更加甚詖又豈處亂臣賊子之道乎

害辱備至。數日。乃得釋。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

九月。漁于積水池。遂有疾。

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

帝至通州。江彬矯旨。召勳戚大臣赴行在。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洶洶。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等。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遂賜宸濠自盡。仍焚棄其屍。帝之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意甚防之。及抵通州。謂左右曰。吾必決此獄乃入。羣臣請如先年處置高煦。寘鐇。例。祭告天地宗廟。仍勅天下諸王議罪。然後明正其法。皆不聽。傳者謂江彬復欲邀帝北幸。故欲速決此獄云。越三

日。帝還京師。大耀軍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亦皆裸體反接。帝去年南征。江彬發寧罪狀。即命羈之臨清。陸完素與宸濠比。太監張永在江西。搜閱簿籍。得完交通事。奏之。遂命執完至行在。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揭白幟標其姓名。死者梟于竿。凡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辛巳　十六年春三月。癸丑朔。日食。

帝崩于豹房。

帝于正月郊祀。嘔血不能成禮。輿疾歸。及是益甚。謂太監陳敬、蘇進。曰。朕疾殆不可為。可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于豹房。太監谷大用、張永等。以皇太

武宗為宦官所誤至于元氣虧削不克享年乃回顧生平不憚引為己愆而於羣小則特明其無預武宗固蠱惑滋深亦不應始終不悟若此當時豹房寢疾

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若輩矯詔思掩其前非故託此命以掩其所爲之由固未足盡爲傳信耳

后命。移殯大內。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熜獻王祐杬子。時獻王薨。厚熜以世子理國事。入嗣皇帝位。

先是。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及帝崩。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吏部尚書王瓊。率九卿入左掖門。厲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長。顧不與邪。衆不答。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

羣臣。一如廷和請。乃議遣官奉迎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勳戚。禮官。偕往。廷和恐蔣冕去。則已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佯惜儲憊。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于迎天子者乎。敢以憊辭。遂與太監谷大用等。奉遺詔以行。

罷威武團營。

楊廷和請于皇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團練諸營。邊軍俱重賚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縱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還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

執江彬等下獄。

彬知天下惡已。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而逮旨下。彬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拔其鬚且盡。有頃。神周李琮亦縛至。並下詔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彬既敗。張忠許泰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師。入即位。是為世宗。

世子至京師。止于郊外。禮官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

王顧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牋勸進乃即郊外受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言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詔赦天下除一切弊政

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爲安及帝即位廷和草登極詔凡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皆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自刃伺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

遣使迎母妃蔣氏大興人于安陸

尊崇欲推所生本屬人子之情諸臣必執宋時濮議相持無論事理不同且亦無以慰尊親本願蓋旁支入承大統于孝宗固有爲後之義然以毛裏至親改稱叔父實亦情所不安嘉靖既有父母互易之疑復有避位歸藩之請其心尤爲迫切誠使集議之初卽早定本生名號加以徽稱使得少申敬禮則張璁等亦無由伺間陳言或轉

召費宏入內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于是起宏爲少保入輔政並復其弟寀編修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時帝卽位甫六日卽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禮部尚書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請于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而以楚王孫景後定陶共王師丹以爲恩禮備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獻王故事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

可隱全大義乃必强詞爭執持之愈固激之愈深于是稱帝不已進而稱宗稱考不已甚而祔廟其終至于瀆禮亂倫亦諸臣不能于天理人情斟酌至當有以致之耳雖然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亦明社將屋之一兆耳



叔母議上帝大慍曰父母若是互易邪其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採而行之可爲萬世法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澄亦會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不下

五月梁儲罷王瓊以罪戍邊

初瓊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中張九敘劾瓊濫鬻將官依阿權倖併劾梁儲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賜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鞫治論死瓊疏辨乃減

藩邸舊臣不過扈從微勞祗可量加優賚若一概擢之顯秩並且入厠綸扉既乖量材以授之經而曲徇私情又豈所語于爵人與共皆漢文帝修代來之功宋昌等皆膺封爵然彼時決疑定策尚有可稱若袁宗皐進豎無聞徒以興府舊恩濫叅機務豈公天下之大道哉

死戍邊。儲後卒于家。帝念先朝舊臣。贈太師。謚文康。

以袁宗皐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宗皐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帝即位。擢吏部侍郎。尋入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錄用。宗皐以疾辭。不允。未幾卒。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磔于市。時京師久旱。彬誅。遂大雨。沙呼實亦并伏誅。惟張忠許泰貸緣貴近。減死徙邊。

秋七月。進士張璁字秉用。永嘉人。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于京師。

璁時以進士觀政。見廷議追崇興獻王禮。三上三却。璁

揣知帝意。乃遂上疏。畧言。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
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欲考孝宗。叔
興獻王。夫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為儲嗣。其為
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
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
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為人後。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
利天下而為人後。將毋自絕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
祖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宜別立聖
考廟于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
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
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蔣冕、毛紀。欲尊父為
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壽安皇太后。廷和等
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中朱鴻、湯史、于光、御史王
溱、盧瓊。字獻卿。浮梁人。交章劾璁。帝不聽。初璁以舉人。八上會試。始得第。有胡鐸者。
與璁同舉于鄉。先璁舉進士。及大禮議起。鐸已官湖廣
叅政。在京師。意亦主考獻王。與璁合。璁要之同署。鐸曰。

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
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
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武
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得躋于君。然魯嘗躋
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不肯署。璁疏遂獨上
其後諸臣爭以議禮干進。稱宗入廟。果如鐸言。胡鐸
字時振。
餘姚人。

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為令。

九月。葬康陵。在昌平州金嶺山東北。

諡曰毅皇帝。廟號武宗。

明史贊曰。毅皇手除逆瑾。躬禦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
雄。然耽樂嬉遊。暱近羣小。至自署名號。冠履之分蕩然
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
補苴匡救。其不底于危亡者。藉以此夫。

冬十月。追尊父興獻王為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為
皇太后。母妃蔣氏為興獻后。

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啟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謀于內閣。請稱興獻王爲興獻帝。王妃蔣氏爲興獻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張璁知帝意嚮已。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爲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給事中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揣璁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璁出爲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爲衆論所齕。引疾歸。

興獻后至京師。謁太廟。

先是禮官具儀。后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不可。乃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時尊崇議定。已詔告天下越數日。帝復手勅加興獻帝后以皇號。楊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與獻加稱帝后。較之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尚書喬宇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于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臣執奏。編修陳音。給事中朱鳴陽。御史陳昌等。百有五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璁邪說。俱不報。

世宗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後殿災。定皇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

淸寧宮後三小殿災楊廷和等因言與獻帝后加稱列
聖神靈容有未安今火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
曾字士魯資縣人亦以爲言繼曾言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之火災廢禮失言之效也帝勉從衆議乃稱孝宗曰皇考
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不稱皇

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甘肅總兵官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嗾部卒請增
値銘不許遂圍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
陳九疇爲僉都御史帝登極初九疇復原官進陝西按察使巡撫甘肅按
驗銘事誅隆及亂卒首事者九疇抵鎮後言額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元城人。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初。太后爲憲宗妃。與王之藩。例不從。及是崩。別祀奉慈殿。

癸未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今青州府博山縣。舊爲顏神鎮地。以齊孝婦顏文姜居此。因名。本朝雍正十二年。始置縣。流刦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

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以下注並見前）間。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州。廷議以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乃令諫與都督曾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戰。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麾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諫等連營而進。賊始滅。

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

先是太后崩。帝欲附葬茂陵。數下廷議。禮官不敢固爭。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從。及

是卒附葬焉。

禮部尙書毛澄罷道卒。謚文簡。

澄以議禮不合帝意抗疏引疾至五六上不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宋縣。明屬河間府。今省爲鎮。而卒。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不爲婉婀大禮議起帝屢遣中官諭意澄奮然曰老臣悖謬不能隳典禮惟有一去不與議已耳帝雅敬澄雖數忤旨恩禮不衰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

歲星太白同晝見。

夏四月旱。

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地千里殍殣載道帝以災異勅羣臣修省。

以宋儒朱熹裔孫墅朱子十一世孫爲五經博士。

正德間給事中戴銑汪元錫字天啟婺源人。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授墅翰林院五經博士。令世襲。

閏月。帝始修醮于宮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字振廷崇仁人。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謫廣德州晉廣德縣宋為軍元改路明降為州今州隸江南判官。文憾不已。嗾其黨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帝益怒。逮最下獄。戍邵武。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字公謹貴溪人。充監禮使。湛若水

引濮議以定興王典禮比例固為失當然至尊以帝號稱為本生于嘉靖報本

字元明增城人。顧鼎臣字九如崑山人。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刻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之。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秋七月。南畿大水。

甲申 三年。春正月。地震。

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皆震。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字子實安仁人。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廷臣議。

孝宗與獻帝稱號。定已二年。尊崇議且寢。萼在南京。與張璁同官。日夜私詆朝議。萼遂上疏希帝指。請改稱孝宗曰皇伯考。與獻帝曰皇考。與國太后曰聖母。并錄侍

之志亦無歉矣乃桂萼等承望風旨遂請改孝宗為皇伯考則悖謬實甚蓋父子之親不可絕而尊卑之分亦不可踰孝宗在位日久授受次序甚明獻王本藩服終身豈可令躐相傳正統致生僭偪之嫌況祖禰定于一尊前此皇叔母之稱張璁因言其應用君臣禮見而忍令孝宗獨蒙此號則入廟薦祼又將何以處之乎萼等迎合希恩不顧紊紀傷倫陷其君為過舉實名教中之罪人耳

郎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員外郎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二疏以聞。萼疏畧言。禮官失考典章。納陛下于與為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竊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受神宗詔。為之子。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甚明。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初書與獻夫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尊所生帝后。定號曰皇考皇母。既具。聞朝中詆張璁為邪說。懼不敢上。而密以示萼。及是萼並進之。帝得疏心動。手詔下廷臣集議。于是禮部尚書汪俊字抑之。弋陽人。會文武羣臣二百五十餘人。並排萼議。俊議言。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孰謂與人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

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
武中興。猶考孝元。此所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
范純仁所言。蓋言恩義尤篤。益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
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尊言孝宗
既有武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
宗。而上考孝宗。非為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
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為皇兄矣
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
前宋濮議。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
意于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
乎至情。至于名稱。統緒所係。若其
無別。斯亂大倫。殆為今日發也。議上。留中。而特旨召
璁萼。及書于南京。越十數日。復降手諭。令再集議以聞。
俊不得已。與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帝又留之十餘
日。始報可。

二月。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罷。

自帝即位。廷和以帝雖沖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

事有所持諍。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專恣無人臣禮。帝意遂內移。最後以諫阻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大忤帝旨。累疏乞休。及是更議大禮。求去益力。許之。言官交章請留。不報。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帝諭建室奉先殿側。名觀德殿。祀獻帝主。俊上疏力爭。帝不聽。趣建室益急。俊遂乞休。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代之。書未至。命侍郎吳一鵬署部事。既而命一鵬與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主安陸。一鵬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且安陸為先帝啟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伏乞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宜別設神

位香几。以慰孝思。奏入。不決。一鵬乃行。及秋。迎主至。奉安于觀德殿。

夏四月。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擇日祭告郊廟。大赦天下。時編修鄒守益疏言。陛下推崇本生。業已尊為帝后。今復加稱皇考。去其始封之號。直與正統無別。不可以示後世。又言。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為正直也。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帝得疏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已而修撰呂柟亦言大禮未正。御史段續陳相請正席書桂萼罪。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人後解。鴻臚寺少卿胡侍言張璁等議禮之失。俱下獄謫官。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呂柟字仲木。高陵人。薛蕙字君采。亳州人。胡侍。寧夏人。

五月。謹身殿大學士蔣冕罷。以石珤字邦彥。玠之弟。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遂汪俊用席書召張璁桂萼悉由中旨追尊建室親自裁決不關閣臣冕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於朝廷事無所匡救溺職甚矣因連疏求罷帝以珤爲廷和所不悅珤先爲吏部尚書楊廷和有所不悅改掌詹事典誥勑欲引以贊大禮乃聽冕致仕命珤入閣珤據理力爭持論堅確大失帝意

六月以張璁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先是萼疏旣上廷臣方具議璁復疏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又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己私爲不道使陛下終身爲無父之人逆倫悖義若此猶可使與斯議哉二人疏同上帝飭趣召之

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萼遂斥爲不道。且欲不使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既而獻帝臣追尊本生皇考。閣臣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斃之于廷。萼懼不敢出。璁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英五世孫家。勛大喜。約爲內助。時給事中張翀字習之潼川人等。連章劾璁萼。及方獻夫。席書諸人。章下所司。翀彙送刑部。尚書趙鑑即列璁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特命璁萼爲學士。獻夫爲侍講學士。切責翀鑑。學士豐熙字原學。鄞

人。修撰舒芬、楊愼、字用修。廷和子。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璁萼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璁萼以議禮驟貴。于是閒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指。抗論廟謨矣。

秋七月。罷吏部尚書喬宇。

帝即位初。求治甚銳。以宇長吏部。宇自爲選郎。即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清。起用林俊。起刑部尚書。俊時年已七十餘。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彭澤、起兵部尚書。孫交。字志同。安陸人。素爲獻皇帝愛重。帝久聞其名。甫即位。起戶部尚書。皆海內重望。頗委任之。然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聽。其爭大禮尤切。積忤帝。及是。張璁桂萼並爲學士。宇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于佞倖小人。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爲清議所齒。况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

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準情以致激成過舉及嘉靖欲去本生稱號自當婉言正諫竟敢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門慟哭何成何體統雖事關君父綱常所係甚重然何至勢迫妄危顧楊慎則以爲仗節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爲萬世瞻仰之舉儼然以疾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已之名而于國事毫無裨益且以桂萼詆斥執攻被嫉尤深全是徇于私意縱使

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林俊彭澤在工部多所執持俊以言不見納澤爲言路所攻俱乞歸惟孫交始終恩禮以年老致仕）

詔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字羣臣伏闕諫戍學士豐熙等于邊杖員外郎馬理（字伯循三原人）等于廷

帝名見羣臣左順門示以手勅言章聖皇太后命去本生字羣臣駭愕而張璁桂萼復列上禮官欺罔十三事且斥爲朋黨于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尚書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少卿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爲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慎

直聲昭著亦何足取也孝
積習相沿幾成錮疾眞不
可救藥矣



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字舜卿盩厔人給事中張翀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共擊之遂會羣僚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給事二十人御史三十人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戶部三十六人禮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屬十二人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方齋居文華殿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豐熙張翀及御史余翺郎中余寬浙江臨海人黃待顯莆田人陶滋相世芳安邑人大理寺正毋德純南充人八人下獄楊愼等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以不預義舉爲嫌多爲代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獄孟春等待罪越數日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

倖。五品以下予杖。編修王相（字懋卿，鄞人。）等十有六人杖死。

自是衣冠喪氣。璁萼等勢益張。

武英殿大學士毛紀罷。

紀請宥伏闕諸臣罪。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疏乞骸骨。帝銜紀亢直。允其去。

土魯番圍肅州。命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字世成，世爲綏德衛總旗。）往禦之。

土魯番比歲通貢。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巴雅濟事。至是。蔡蘇爾忽以二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疇。自甘州馳入城守禦。奏聞于朝。帝以獻民總制軍務。雄充總兵官。率師西討。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初文錦以大同無險可恃。乃度地築五堡。參將賈鑑督役嚴。卒皆怨。堡成。議徙卒戍之。衆憚行。鑑復趣之急。遂爲亂。殺鑑。并及文錦。裂其屍。出故總兵朱振于獄。脅爲帥。事聞。以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爲僉都御史。往撫之。衆稍戢。已而金獻民杭雄師過大同。叛卒疑見討。復亂。命侍郎胡瓚（字伯珩永平人）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叛卒洶洶拒守。殺知縣王文昌。闖代王府。脅王奏乞赦。王微服夜走宣府。天祐請止京軍勿遣。而瓚等已至陽和。頃之。總兵官桂勇令千戸苗登擒斬首惡郭鑑等。天祐函封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肆焚掠。詔切責天祐。召

勇還京。即以朱振代之。疤子逃匿塞外。明年春復潛入城天祐閉門索獲之。及其黨三十餘人皆斬以徇。衆始定。自甘州軍亂。朝廷處之輕。諸邊卒頗無忌。故復有是變。席書以朱振不宜用。詆政府皆中材。無能定亂濟時。因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

以賈詠臨潁人。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詠先爲吏部侍郎。及是遂晉尚書入閣。

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

尊稱由是遂定。

土魯番退金獻民等還。

陳九疇擊破土魯番衆。斬瑪濟迪音其分掠甘州者。亦

為總兵官姜奭所敗賊乃遁走獻民等至蘭州聞寇已退遂引還

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故相行邊自一清始一清自是凡三為總制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乙酉四年春三月仁壽宮災

夏五月復傳陞官

初王邦奇在武宗朝賚緣入錦衣搆害甚衆帝即位悉革傳陞官至是邦奇詭詞求復遂授錦衣衞試百戶同時復官者九十餘人兵部尚書金獻民固爭不聽邦奇素憾楊廷和彭澤未幾連搆大獄事詳後

京師大雨雹。

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廟。廷臣惡之。出爲平凉主簿。屢被上官搒笞求內改帝擢爲光祿寺署丞于是復申前議。併請祀獻皇帝于太廟章下廷議席書率羣臣言。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于三昭三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號未爲天子。淵妄爲諛詞乞寢其奏不報。張璁奏曰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爲之入于太廟禮之不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爲書復三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爲百世之室何不

可而卿乃怯衆飾奸邪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于皇城
內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爲獻皇帝廟

秋八月營仁壽宮

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鏌（字英之慈谿人）討誅之

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爲土知府（田州思明）弘治中猛與
思明岑濬搆兵濬攻陷田州猛遁走總督潘蕃（字廷芳崇德人）
討誅濬朝議田州思明俱改設流官降猛千戶從福建
（劉大夏所議已見前）正德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撫輯遺衆
覬復祖職後從征江西流賊所至剽掠爲民害尋以賊

平論功進指揮同知非猛本意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鎮往代鎮調永順保靖兵令都指揮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統之進討用希儀計結猛婦翁岑璋爲內應（璋因其女失愛藉以報猛）斬猛長子邦彥復誘猛殺之以其首獻田州平役遂改爲流官

冬十二月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閏月乙卯朔日食

丙戌五年春二月定有司久任法

吏部尚書廖紀（字時乘東光人）言遷者守令遷轉太頻政多苟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楊一清立朝尚不失為正人乃當大禮議起竟寓書門人盛譽張璁冀其聞而援引即一端已足隳其生平揆諸大臣進退之道又豈當如此詭遇耶



夏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

席書與費宏有隙張璁桂萼亦力排宏先是御史吉棠請召還一清以消朋比帝因議禮故欲藉一清以箝衆口命以吏部尚書入閣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聞席書禮部之命勸書早赴召以定大議璁等既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恩禮加渥焉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于太廟世廟。

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諭張璁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爭之不得石瑤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況乃后妃

璁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何至今日忽倡爲異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丁亥六年。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小王子寇宣府水地莊。再入大白陽堡。在龍門縣西北。即唐嬀州白陽鎮。參將王經。開山戰死。所部殺傷殆盡。時小王子最富彊。控弦十餘萬。多畜貨貝。其後稍厭兵。徙幕東方。號土默特。所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其從父行濟農諳達二部最彊。據有河套。時入寇邊。小王子徙幕在十一年。按濟農舊作吉囊今改。

費宏。石珤罷。

張璁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望爲經筵講官典

兩京鄉試教習庶吉士。宏每示裁抑。璁萼大恨。毀宏于帝。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字子理。忠曾孫。掌奮武營。璁遂劾宏封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雖慰留。然終不以。譖璁萼。于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書訐故大學士楊廷和。邦奇指廷和次子主事惇。及婿修撰金勛。鄉人侍讀葉桂章。與彭澤弟冲。交關請囑。俱逮下詔獄。并誣宏及璡為奸黨。璁萼將興大獄。給事中楊言抗章曰。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勳。閣臣宏。璡。乃百寮之表。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詆辱大臣。熒惑聖聽。宜罷。帝大怒。逮言。親鞫午門。備極五毒。卒無撓詞。已而言謫官。獄亦尋解。楊言。字惟仁。鄞人。宏璡求去益力。帝許宏馳驛。而責璡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襆被車一兩而已。都人嘆異。謂自來宰臣去國。未有若璡者。璡清介端亮。繼楊廷和。蔣冕。毛紀後。以彊諫罷政。自是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璡歸後

踰年卒。諡文憲。

召謝遷復入閣。

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舉遷。帝遣行人齎手勑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不得已，拜命。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諡文靖。

健自劉瑾誅後，復原官致仕。聞武宗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存問，比之司馬光、文彥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健器局峻整，學問深邃。在閣時，同列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以翟鑾城人，後家京師，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嘉靖欲相張璁。已爲徇於私意。若翟鑾資望既淺。素無表見。更不足以饜衆望。徒以中官延譽。擢厠綸扉。是豈進用大臣之道。況鑾爲涓人所稱譽。則其平日依附僉邪可知。嘉靖方欲抑制宦官。顧於命相大事。惟若輩之言是聽。又豈能防微杜漸者乎

帝意欲相張璁。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璁不與。會中官多譽鑾。遂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吳一鵬。不聽。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辭不拜。

欽順見張璁桂萼用事。屢召不起。家居杜門。潛心格物致知之學。所著有困知記。至是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盧蘇王受等。糾衆爲亂。陷州城。姚鎮不能定。詔起守仁兵部尚書。督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阯。猺獞出沒。宜仍設土

言官職司風紀遇有奸貪不法原許隨事糾彈若令其彼此互相論劾非攻訐異己卽袒徇同官分門植黨之風益自此而熾桂蕚

官。俾爲屏蔽。遂與巡按御史石金。黄梅人定計招撫散遣諸軍。祇留永順保靖兵一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率衆乞降。守仁諭以朝廷威德。蘇受及其衆皆踴躍羅拜。乃囚首自縛赴軍門請命。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設巡檢司十九。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于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時京察拾遺。桂蕚爲南御史所論。乃上言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于拾遺後互相糾劾請

此奏不過藉圖報復嘉靖不察遂爾偏聽生奸致小人得借以中傷善類朝政如此若何由使奸黨斂跡呼



舉行如制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圖報復不可信帝終用萼言趣速舉孟春以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材而特旨斥鄭自璧（字宋東祥符人）等數人自璧素敢言權倖側目或中以蜚語故被斥已而良材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為奸黨萼奏復其官

秋八月覆治妖賊李福達獄罷謫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四十六人

福達山西崞縣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明置今為縣屬甘州府）逃還更名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明置今為臨榆縣屬永平府）復逃居洛川（姚秦縣今屬鄜州）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為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

姓名曰張寅挾重貲往來徐溝（金縣，今屬太原府。）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大信幸其仇薛良訟于巡按御史馬錄（字君卿，信陽人。）錄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為移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覆如錄奏詔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問會給事御史等交章劾勛勛再自訴以議禮觸衆怒為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璁桂萼為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已亦欲借是舒宿憤乃合謀騰蜚語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愈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臣

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
下廷鞫頤壽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乃反前獄
抵薛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璁萼方獻夫分
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頤壽左都御史聶賢長壽人大理
卿湯沐字新之江陰人等于獄嚴刑推問璁萼等復請逮給事
御史前劾勛者亦并繫獄于是大肆搒掠錄不勝刑自
誣故入人罪璁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
構成寃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
赦不宥者五人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等謫戍邊衛者七人給事
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等皆前劾勛者琦字廷珍洛陽人啓充字以道嘉定州人爲民者十一
人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王科等科亦前劾勛者科字進卿涉縣人革職閒住者十七

人。尚書顏頤壽。巡撫江潮。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卿余才等。元錫與才。于廷臣會訊時。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用再鞫。偵者告䓁以聞。亦逮問論罷。其他下巡按逮問者又五人。副使周宣等。錄以故入人死。擬重辟。獻夫力爭。乃減死。永戍烟瘴地。遇赦不宥。薛良抵死。衆證皆戍。張寅還職。帝以璁萼等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方璁萼等反福達之獄。舉朝雖不直璁萼。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擒。自言學妖術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李午之孫。其父曰大禮。世習白蓮教。或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由是福達獄始明。

賈詠罷。

馬錄之被逮也。詠遺書相慰。璁萼等搜錄篋。得之。帝責詠。詠引罪致仕去。

九月以桂萼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萼始。

冬十月以張璁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璁自釋褐至入閣僅六年時楊一淸爲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璁嘗諭璁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璁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從其言賜之璁深恨諸翰林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璁請自講讀以下量材外補于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餘人并罷選庶吉士翰苑爲空。

戊子七年春正月逮前都御史陳九疇于獄謫戍極邊削奪前尚書金獻民彭澤職。

初土魯番敗退都指揮王輔言莽蘇爾及伊蘭俱死礮

下九疇以聞其實兩人未死帝固疑之獻民至蘭州時寇退已久獻民再復奏捷帝亦頗知其事(事在三年)然皆未發也會百戶王邦奇訐楊廷和彭澤言哈密失國番賊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沙呼實所致詞連九疇獻民部議猶未覆桂萼知帝方怒邊臣欺罔因請追論前事意欲并坐廷和帝降手詔數百言遣官逮九疇及獻民下獄必欲置九疇于死刑部尚書胡世寧言九疇誤信部校之言妄報賊死罪固難免然奮身破賊保全肅州孤城功亦足抵帝意稍回乃減死戍極邊獻民澤皆落職廷和得免璁萼等既反李福達定案復搆興又有陳洸一事洸潮陽人素無行以給事中奉使還回籍家居踰二年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杜訐元

翰謫戍元翰摭洸罪及帷簿事刊布之名辨冤錄由是
洸不齒于清議已而洸赴京復命方在道聞已外補僉
事大恚先是洸嘗言獻帝不可稱皇及是見璁萼輩驟
顯乃以舊官上疏言璁等議是亟宜去本生之稱侍郎
何孟春言洸已外補猶冐舊銜宜究問帝不聽復洸故
官洸遂劾大學士費宏尚書吳一鵬等為邪黨璁萼大
悅遂引以擊異己于是御史藍田特疏論洸且封上元
翰辨冤錄都察院請解洸任回籍聽勘帝不得已從之
遣刑部郎中葉應驄及錦衣千戶李經偕往應驄恐經
受賄與焚香誓天會巡按御史熊蘭等雜治具上洸罪
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
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杜絞洸懼亡詣闕求救于萼
帝方持應驄疏未下萼要璁共奏謂洸議禮臣為法官
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為民尋并原其妻子獄定已久
會馬錄等得罪洸意乘此故案可翻也上言許應驄等
萼因為洸訟冤遂逮應驄元翰及洸九卿會錦衣衛廷
訊是日黃霧四塞獄弗竟次日又大風援木詔停刑乃
當應驄按事不實律斥為民洸復冠帶猶械應驄不已
越數年又令人誣奏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餘人
按驗無實帝特謫應驄戍遼東是獄始終八年凡攻洸
及治洸獄者無不得罪

逮捕至數百人天下益惡璁萼
輩恣橫羞言議禮臣矣　藍田即墨人葉應驄字肅卿

郡人。

二月。起王瓊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瓊前攻楊廷和。故羣臣爭起排之。今邊陲急。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憲字維綱東平人。總制三邊。

三月。大學士謝遷罷。

遷之赴召也。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數月。力求去。帝待之愈厚。天寒免朝叅。除夕賜詩。及是以病告歸。遷學術純正。秉節直諒。始終如一。歸後三年。卒于家。贈太傅。諡文正。

夏六月。頒明倫大典于天下。削前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璁請彙爲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讜論以志明斷。至是。帝自製序文。名曰明倫大典。刊布天下。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蔣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爲民。時毛澄林俊已前卒。蔣冕及汪俊喬宇何孟春後俱卒于家。毛紀里居久之。以恩詔敘復。帝亦忘其議禮時事。再遣官存問。卒贈太保。諡文簡。夏良勝嘗輯其在吏部時章奏。名曰銓司存槀。凡議禮諸疏具在。後爲仇家所發。再下獄謫戍遼東卒。隆慶初。諸臣皆復官。追贈蔣冕諡文定。林俊諡貞肅。汪俊諡文莊。喬宇諡莊簡。何孟春諡文簡。

秋七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猺。

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猺復熾。上連八寨。今廣西思恩府上林縣北有周安鎮。明時爲八寨之一。八寨者。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古鉢都者羅墨剎丁。後又益龍哈咘咳。爲十寨。猺獠

占據于此。下通仙臺花相諸峒。在潯州府平南縣北。廻環相屬。盤據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平田州還兩江。左右江也。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留南寧。故爲罷遣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潛軍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在藤峽迤西。循橫石江亦曰橫水江。在潯州府武宣縣東南。柳州右江上源諸水至此合流。而東卽大藤峽。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賊。復令蘇受擣平八寨。于是藤峽復寧。初守仁赴廣西。桂萼諷令乘機取交阯。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諡悼靈皇后。後改諡孝潔。十一月。立妃張氏爲皇后。

土魯番寇肅州。王瓊請令入貢。詔許之。遂棄哈密。

初陳九疇在甘肅。力言土魯番不可撫。宜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帝可之。因拘其前後使數十輩。及九疇得罪。瓊督三邊。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番酋益驕。會其黨伊蘭（本庫森人。幼爲番所掠。長而黠健。阿里妻以妹。握兵用事。爲西陲患。庫森舊作曲先。今改。）獲罪內附。遂引衛拉特犯肅州。爲遊擊彭濬所敗。乃復遣使求貢。請以哈密城易伊蘭。瓊疏請許之。兵部尚書胡世寧言。番酋變詐多端。請勑瓊毋輕許通貢。以弛邊備。至哈密三立三絕。不必與復。伊蘭反正歸順。不可遣還。帝深然其言。命瓊熟計詳處。瓊再疏申前請。張璁等皆主瓊議。遂從之。而獨留伊蘭不遣。自是土魯番許通貢。而哈密

白道學之名立儒之好名
者雖日侈談理道而無裨
實用者多若王守仁功業
表著原不係講學為重輕

城印及巴雅濟存亡遂置不問。已而莽蘇爾桀傲愈甚
朝廷不能罪。然自伊蘭
既降其勢漸孤河西稍獲休息哈密後為沙布塔子穆
爾瑪哈穆特所有。服屬土魯番。比歲一貢迄隆慶萬歷
朝不絕。非忠順王苗裔矣。穆爾
瑪哈穆特舊作米兒馬黑木。今改。

己丑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

隆慶初。追謚文成。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莆田人。自代不俟命
竟歸。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
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不予。守仁天姿英
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泛
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及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
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
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眾。最著
者餘姚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婁諒
字克貞。錢德洪。名寬。以字行。王畿。字汝中。

其致良知之說蓋出尋繹而得非徒探索空虛者比迨其後門徒浸廣欲誇授受之殊以致輾轉滋紛漸生異說遂招訾議之口不能專歸咎師傳也



二月以桂萼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萼素與張璁比及同居政府遂復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平原人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賑時廣東僉事林希元字懋貞晉江人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饘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募瘞遺棄孩穉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過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為書以上詔

有司舉行。

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隆慶初。追謚文忠。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字宗易。任邱人。大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廷和性沉靜詳審。初選翰林。不好爲聲律華藻之學。惟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鬱然負公輔望。入閣後。李東陽謂吾于文翰。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爲知言。

秋八月。張璁桂萼能。九月。召璁還。楊一清罷。

璁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疏論一清及璁萼優劣。乞鑒三臣賢否。以定去留。其同官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陸粲。字子餘。長洲人。復相繼劾璁萼。引用私人。

恭璁桂等方以逞私報復彼勒免官而霍韜復敢攘臂肆言輒以議禮同進爲辭欲與之俱去其明知嘉靖回護之隱而巧爲要挾其情殊不可問且進退黜陟惟君所命乃云張桂之行勢且及我遂因而攻訐一清其貪詐奸險之情態更無所不至當時議禮諸臣結爲朋黨蠹政恣行較更小人之尤耳

日圖報復。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爲社稷憂。帝感悟。立罷璁萼。霍韜攘臂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乃疏詆一清。力爲璁萼辨雪。謂陸粲之劾。實一清嗾之。臣與璁萼。俱以議禮進。璁萼去。臣不得獨留。帝卽召璁還。貶準典史。粲驛丞。霍韜再疏詆一清。帝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尚書許讚。字廷美。進之子。請削一清籍。璁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寬假。實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令一清致仕。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戍刑部員外郎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于邊備。

經邦疏言。日食于正陽之月。質諸小雅。變象懸符。今得

毋有皇父其人乎。邇者張璁桂萼已能尋以議禮功復召輔政。人言莫之恤。天變可不畏哉。疏入。帝大怒。立下鎭撫司拷問。戍鎭海衛。明置。今省。故城在福建漳州府漳浦縣東北。

除外戚世封。著爲令。

從方獻夫請也。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以證。帝善其言。下廷臣議。由是外戚不絕世封。

十一月。復召桂萼入閣。

張璁既召還。儒士蔡圻。知帝必復萼。因疏頌萼功。請召之。帝乃賜勅令撫按官趣上道。萼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參機務。

庚寅九年春二月。皇后親蠶于北郊。

都給事中夏言疏請皇后親蠶以爲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詔禮官詳考古制以聞大學士張璁等因請建先蠶壇于安定門外皇后行親蠶禮既而以北郊出入未便命于西苑行之

合祀天地起于鄭氏錯解禘嚳之文後世遂沿其誤

夏四月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訐永曾盜庫金及歿永弟容多以饋一清求作墓誌詔法司推問張璁從中主之坐一清受賕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死（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然爲璁萼所扼不獲以恩禮終歿後數年始復故官尋追謚文襄）

五月作四郊

貞則禮經所載制度釐然嘉靖因夏言建議而分建兩郊洵能折衷于古霍韜不知考據乃以王莽僞書詆之抑知泰壇泰折見于禮記固不獨周官斷簡可憑韜說實爲謬陋至于羣臣集議又復聚訟紛紜甚至于並依違疑無定見豈所以釐襄大典乎獨是王宮夜明視天地自宜從殺而亦並號四郊其稱名究爲非典且既立太社太稷又因祭法王社之名別立帝社亦不免繁瀆不經嘉靖第知銳于改制而不爲酌今古以觀會通亦未得謂之盡善也

帝旣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以天地合祭爲非禮。洪武初。李善長等建議。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夏至則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太祖如其議行之。十年春。太祖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父母。分祭異處。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于南郊。每歲孟春合祀天地。列朝遵之。至是。帝以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非古禮。與張璁言之。欲分建二郊。并日月爲四。張璁不敢決。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二郊義合。因令璁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以爲國家合祀天地。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合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及漢宋諸儒之定論。太祖國初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詹事霍韜請分祀說見周禮。王莽僞書。不足據。言復上疏。以爲周禮一

書。于祭祀爲詳。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
禮爲據。朱子亦以是書爲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何
可誣以爲僞。因遂劾韜。帝大怒。下韜獄。于是禮部集上
羣臣所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婺源人。等八十二人。主
分祭。而以愼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璁等
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尚書李瓚等
二十八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爲非者。尚書方獻夫等
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懋之孫。等九十八人。帝
特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議。分建圜丘方丘
于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以春
秋分祭。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言又贊成二郊

配享議。洪武時。郊祀以仁祖配。建文即位。改奉太祖。洪熙以後。太祖太宗並配。及是。言上疏云。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我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以為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帝降勅諭。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言再疏贊之。乃定議。南北郊太祖獨配。孟春大祀殿。太祖太宗並配。自是言大禘帝嚳。時帝又議建雩壇于孟夏行大雩禮。議太社太稷。以句龍后稷配。議祀帝社帝稷于西苑。議祀高禖之神于皇城東。雖皆命下禮官。多以獨斷行之。

九月。罷雲南鎮守中官。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張璁上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晳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別立一

堂。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之。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洪武舊制籩豆用十成化中以尚書周洪謨言。增爲十二。牲用犢。全同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洪武仍元之舊稱大成至聖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悉宜改正。璁緣帝意。言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稱殿。宜用木主。其塑像應毀。塑像始于唐開元八年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去。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申黨。即申棖。後禮官議。去黨存棖。不在十二人之數。其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俱罷。林放。蘧瑗。等六人。後禮官議。林放蘧瑗外。又有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甯。共七人。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帝皆從之。時編修徐階獨條不可改者五。不必改者三。詞甚辯。帝怒。謫階

唐宋郊祀推恩賚至鉅萬已爲謬舉嘉靖方釐定典章正宜復古制以垂永久乃禮成而普行大赦復蹈矯誣妄濫之失且從此定爲常例其縱弛又何可勝言蓋是時嘉靖意氣漸生親郊已成僅事遂不免紛飾誇張未幾而祈穀之典且移于大內以道流齋醮之所而上辛行事又益簡

于外。階字子升華亭人。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館。初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悅謫濂官成化間少詹程敏政嘗謂馬融等八人宜斥給事中張九功并請罷荀況公伯寮等而進后蒼王通爲周洪謨所抑而止至是璁議毀像蓋用濂說先賢去留畧如九功言其進歐陽修則以濮議故也叔梁紇本祀殿西璁謬謂兩廡以動帝聽其建廟雖當亦緣附會獻皇廟而行之也

始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成大赦。

辛卯 十年春正月。祈穀于大祀殿。

禮畢帝終以太祖太宗竝配爲不然。因諭張璁。嗣後大報祈穀但奉太祖配。尋又親定祈穀儀注。改用驚蟄節。明年。啓蟄届帝疾不能親。乃合代定侯郭勛代。至十八年。改行于大內之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爲定制。

更定廟祀。遷德祖于祧廟。

褻不經甚乎考禮之初衷
又何太祖刺謬乎



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京既建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九室已備德懿熙仁四祖太祖太宗及仁宣英三宗用禮官議祧懿祖孝武繼祔祧熙仁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帝欲更定之乃先于去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廟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以序進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

桂萼罷

萼初銳意功名不恤物議及再召還氣懾不敢復縱至

是以病乞歸。未數月卒。萼性狠愎。爲知縣時。悻悻使氣。屢爲上官所辱。既得志。報復無虛日。又好排異己。凌虐同官。議禮議獄。搆害不下數十百人。

三月。復罷四川鎮守中官。

帝既罷雲南中官。至是四川繼之。尋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皆罷。凡內臣之爲鎮守者。先後撤除殆盡云。

夏。四月。禘于太廟。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侍讀學士夏言。帝欲輯郊禮爲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獻禘議。以爲三代而下。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譜牒難考。宜爲虛位以祀。庶曠典復行。中允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上言。皇姓爲顓頊之裔。宜禘

顓頊。帝命廷臣集議。咸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爲始祖。當祧德祖。帝卒從言議。乃于太廟設虛位。以祧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行禮如南郊儀。定以丙辛歲一行。

五月。始祀皇地祇于方澤。

六月。雷震午門。

秋七月。張孚敬罷。

孚敬即璁。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與太常卿彭澤。此又一彭澤。南海人。以議禮進。搆陷行人司正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欲以傾言。廷鞫事露。帝斥其怙罔。令致仕去。時侃上疏。請擇親藩賢者居京師。以待皇嗣之生。帝怒。下侃獄。

究交通主使者。侃先嘗以疏草示澤。澤與侃及言俱同年生。澤素附孚敬。而孚敬方憾言。黙計儲副事觸帝怒必與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給侃藁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當從中贊之。孚敬乃先錄侃藁以進。謂出于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及廷鞫。拷掠備至。侃獨自陳。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言何與。給事中孫應奎等揖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詔並下言等獄。再鞫。具得其實。乃釋言等。侃爲民。澤戍邊。

八月升安陸州爲承天府。

巡檢徐震。奏于安陸建京師。禮部尚書李時等。駁其非制。遂改州爲承天府。設鍾祥縣爲府治。先是。尊崇禮定。帝名獻皇帝陵曰顯陵。已而錦衣百戶隨全等。請遷顯陵。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力斥其謬。席書亦再集廷臣議。已之。至是。光祿寺廚役王福等。復以爲言。李時極諫不可。事乃寢。趙璜。字廷實。安福人。

九月以李時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張桂與費宏楊一清相傾軋譁囂不已孚敬罷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

帝幸西苑

先是西苑宮殿成宴羣臣以落之及是帝御無逸殿召李時坐講無逸篇翟鑾講豳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豳風亭賜宴

以夏言為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旣以開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于言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

孚敬還朝。夏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十二月。戍監察御史喻希禮。麻城人。石金于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乞赦免議禮議獄得罪諸臣。帝大怒曰。希禮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邪。命所司參議以聞。未上。金復言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壬辰十一年。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世爵。

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靈璧侯。于是開平。岐陽寧河東甌四王復延世緒。

五月。以方獻夫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獻夫以吏部尚書去位。既而有詔召還。獻夫潛入西樵。山名。在廣州府南海縣西南。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以故

宮入閣。

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編修楊名（字實卿。遂寧人。）應詔上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首。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建言諸臣。譴罰已久。未蒙收錄。是偏于怒也。且工作屢興。財力並竭。又崇信眞人邵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不稽之言。設醮內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蔽。帝怒。下獄戍邊。時南京御史馮恩。亦上疏。以張孚敬爲根本之彗。汪鋐爲腹心之彗。方獻夫爲門庭之彗。三彗不除。庶政終不可理。帝得疏。大怒。逮下詔獄。論死。比朝審。鋐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拽之向已。恩起立不屈。因與鋐互相詬詈。夏言等解之。乃止。及出。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

御史。恩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號呼長安街乞救。無敢言者。久之。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代父死。詞極哀。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恩遂遣戍雷州。後遇赦還。行可以孝行旌。尋舉鄉薦。馮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

張孚敬罷。

帝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給事中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劾孚敬專橫竊威福。秦鰲字子元。崑山人。復詆其妒賢病國。二疏並入。帝為罷孚敬。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巡撫河南都御史吳山吳縣人。獻白鹿。羣臣表賀。

自後諸瑞異踵至。百僚表賀。遂為常典。

召張孚敬復入閣。

帝復思孚敬遣鴻臚召還已而彗復見畢昴間孚敬乞避位不許

三月釋奠于先師

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譟殺瑾巡撫潘倣（洛陽人）奏瑾激變宜撫帝命總制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討之師次陽和倣捕殺叛首數人繫王保等以獻請班師源清懲前胡瓚事不欲已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譟殺千戶張欽出前參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于獄奉爲帥與官軍迎戰源清等亦晝夜攻圍賊潛出塞誘外寇爲助（寇兵與官軍殺傷相當知叛卒不足賴大詬而

張延齡縱恣殺人罪固自取但嘉靖于昭聖太后不能無纖介猜嫌因欲釋憾于其兄弟實乖孝事之誠張孚敬再四執持立言頗爲得體但孚敬性褊忮刻又善逆迎何獨于延齡持正保全或自揣爲衆論所

去。源淸請增兵置帥禦寇。而已得專事攻城。帝不許。源淸仍百道攻之。死者相籍。帝怒。奪其職。以張瓚字廷獻滄州人居京師代之。瓚未至。郎中詹榮字仁甫山海衛人督餉大同。察馬昇楊麟。無逆志。許宥其死。俾自効。昇等遂結心腹。擒斬首惡黃鎮等以獻。亂乃定。已而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者而還。

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初。興國太后入宮。皇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皇太后。待之又倨。會延齡爲人所告。正德中日者曹祖告延齡謀不軌。下獄鞫之。祖仰藥死。獄無左證。遂解。指揮司聰貸延齡金。索之急。遂與天文生董昱子至謀訐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幽殺聰。而折所負券。至發其事。奏上之。延齡又嘗以私憾殺婢及僭園池又僭侈踰

不予欲藉此以沽名求路否則素與延齡兄弟交通假公議以行私恵皆未可知耳

制。并發。及是帝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窘迫無所出。欲爲請。帝謝不見。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法司治延齡前事。坐違制殺人論死。及秋盡當論。孚敬又上言。皇太后春秋高。猝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孚敬。帝曰自古彊臣令君弃一若今愛死因令朕矣當悔不從楊廷和事敬皇帝邪。孚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甲午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妃方氏爲皇后。應天江寧人。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字舜舉。無錫人。籍。時帝久不親祀事。孟夏時享。復遣郭勛攝選疏諫忤旨廷杖八十。死而復甦。遂削籍。

方獻夫罷。

獻夫好飾恬退名。而屢爲言官所劾。中忌。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居職二載。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初。獻夫緣議禮進。以司馬光與王莽同論。爲人所痛詆。及與璁萼共事。持論頗平恕。以此人不甚惡之。家居十年卒。

六月。南京太廟災。

時帝欲更營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災。帝遂用言等議。言會張璁等議曰。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皇天眷德之意。祖宗啓後之靈。可以默會矣。帝善其言。南京太廟不復建。其遺址倣壇壝意。築周垣護之。歲時香火。并于南京奉先殿。而益趨營新廟。